

王任叔著

破
屋

生路社

文藝叢書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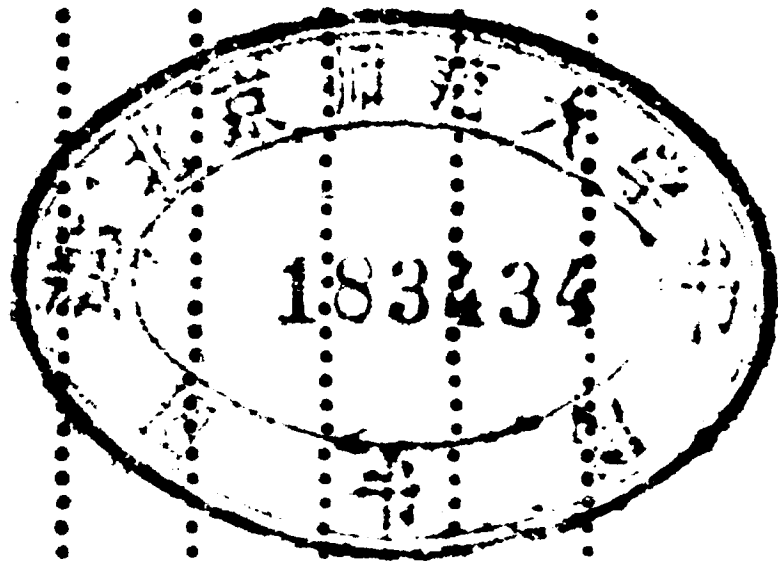
上海新學會社發行

破屋

目次



給破屋下的人們	一
疲憊者	一三
孤獨的人	三三
雄貓頭的死	六一
暴風雨下	七三
順民	七四
衝突	一〇一



給破屋下的人們

——代序——

我總不能把你們忘懷，要時時想起你們。但是，而今，這件事想起你們，竟作了我的罪案了。這，在你們是不幸，在我，却更覺得是淒然了。

我自己知道，不是你們一屋子下的人；惟一的證明，因為我還有飯吃，還有衣穿。但我因為還有飯吃還有衣穿，而終至於離開了你們；這也是我的不幸，我從此是不能分嘗你一杯甘苦，為你們說幾句要說的話了。——像我這麼的人，知道你們的是多麼膚淺呵！

但我是同情於你們的。你們的一舉一動，雖則是極微細，極微細的，我都記在心裏，深切的不會忘懷過，而且，此後怕也永不會忘懷了。

我見到你們的生活，是在鄉村間的破屋裏，涼亭下。我知道，你們是一無

給破屋下的人們

給破屋下的人們

所有，你們所居的破屋，又有八九是別人家的，或許是公有的。你們的做人，真個是像逆旅一樣，住到那里算到那里。你們來也無所有，你們去也無所有，你們的人生，是全個的落在空虛裏了。

固然，我們生在這個世間，不應該把世間的事物獨佔了來；而我，也不希望你們佔有一些些的事物。不過養生送死，總應該都有相當的享受。而你們相當的享受在那里呢？火車不是爲你們造的，醫院不是爲你們開的，……科學的利益，你們可享受過？你們連飯都沒有吃呀！別的希冀，你們當然不會有了。

脫離了你們的我，在朋友酬酢中，儘也有一滄百金的。去年，我在廣東的時候，在口頭上說，總算是革命了。而且，寫在筆上，還是說我們革命是爲你們謀利益的。當時，我自己這麼的十分肯定着。但一天在船上餞別前方去的同志的時候，四桌酒筵，竟費去了二百多金。在當時，我也在這一羣革命志士中，狼吞虎嚥着，我何嘗有想到你們要是得到這些錢，不特一二年內的用費有着

，而且，種田的本錢也有着了，一家老老小小的生命都可在這一筆錢上立足了。然而，我們竟貪圖一時的口腹了。

我自己簡直莫明其妙，在總部究竟做些什麼事情，一月裏竟得領到百金。我的工作，是如何簡單，有時，只要在辦公廳裏坐了一天，也算是工作過了。有閒暇的時候，我便跑了出去，坐在茶樓上喝茶。我知道，我是個落伍的人，什麼事都沒有像別人家這麼的勇氣，意外的事是不能做的。雖則，皮幫腿與三角帶的威風，大可以高踏於市衢之間，或作戀愛的藥餌。然而，我出去的時候，却總穿着學生裝，聊以表示我並不「超人」。同時，我的錢也大半化在書本上，不同別的同志，大半去丟在女人和酒的身上。……

便是化在書本上吧，我總覺得仍舊是一樁罪過。畢竟，這錢總是你們身上得來的。你們真是個耶蘇呵！把一大部分的利益送給別人，留下一極小部分的給自己用，而且，有時，連一極小部分都得不到，你們真個是甘心的嗎？我化

給破屋下的人們

給破屋下的人們

了你們的錢來買書讀，而你們自己，你們的子女，竟連「一」畫的一字，都未必會認得；你們盡了極大的義務，祇享受極小的權利，你們真個是甘心的嗎？

然而，我有時從街上歸來，我恍然知道，我的獲得還是極少的。比我多至五六倍的人正多着呢！——但是，這也是應該的吧，因為他們是更其努力為你們謀利益的革命者呵！

受傷的靈魂呵！我不能把你們忘懷，時時的想起了你們。但是，而今，想起你們這件事，竟作了我的罪案了。

現在，我總算退出這個陣地了。雖則，我還是一樣被人壓迫。我要用我的心血來寫文章，寫成了文章，買給書坊裏；書坊裏在我這些文章裏所收入的利益是多少，我也無從知道；但我總祇能得到二元字一千。我想起這，我當然不能無所憤憤。但是有什麼用呢，正和你們一樣，自己的生命總是握在別人家的手裏。——這手呵！你們，而且，也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牠斫去呢！

我的朋友行之是做過這樣的一首詩：

「燈光已是倦怠了，

黃包車夫沿着街頭曳着空車的走。」

我讀了這首詩，我全身感到淒涼了。這是如何一種的生活呀！去年我在杭州流浪的時候，正是夜深，我從湖濱公園打向慈幼路走到廁所去，我正也碰到這樣的一個情景，我幾回想雇他；但流落的我，總於無力償願。——然而你們的生活，豈止如此。

我記起了，三年前的事。是這樣的一個婦人，破了的衣服，長長地拖過膝蓋，面黃骨瘦的無力地走着，身後跟着喊餓的二個孩子。拿了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一個角子，在向富人家糶米。這固然比我在某一個地方見到的吃糠的負着孩子的婦人來的好了。然而，她的悲哀却比誰都深喲。因為她還沒有勇氣向人求乞，她好像還要恪守做人的法則，承認這現實的人生似的以相當的代價去

給破屋下的人們

給破屋下的人們

獲得相當的飯糧，她在餓的時候，也只有清餓呵——然而，我知道，這卻是你們的妻子們的生活嚟！

我又記得那一年，我往鄉間一所單級小學裏教書去，我經過一所低矮的屋子，屋子僅僅只有一丈轉方，沒有一個人，只有一個病人臥在床上，我一瞥眼看去，剛剛是那病人眼睛向上泛白的時候；他的黃灰色的臉上已經沒有一絲血痕了，他的嶙峋的兩頰已畫出骷髏的形壳了。他最後像喘不過氣來似的使他顫瘧的想坐起了來，而終於慢慢放了下去伸直了四肢；他的最後的眼珠上的一點白，到現在還使我宛然的看到；然而在當時我也僅僅一瞥的過去了！——然而，我知道，這都是你們的最後的結束嚟！

我又記起，我曾經聽到過一個故事。——那是河豚上市的時候。一個窮得粒米沒有的丈夫，終於在魚店裏討得一籃店主人丟棄着的河豚子。河豚子是有毒的，誰都知道，他就是想在這一着上取決他們的生命。一家人多道他拿了什

廢東西來了，喜形於色的迎接了出來。他的妻子，似乎欠缺常識，竟也高高興興接了過去把這河豚子放在鏟上煮了。不忍見一家活生生地在眼前死亡的他，便也垂氣傷頭地徇出去了。但，那里知道，賢德的妻子，不肯讓餓得要死的孩子，先來嘗吃這已熟的魚子，終於待到黃昏的時候，他到了才開始來吃。誰知又因為河豚子煮得過火的熟了，毒分竟消散了，而他們的一家還是不能死去。貧窮的人連求死都困難的。我常時聽到了這個故事便這麼的想着。然而，這真個是一個故事嗎？我覺得，這是你們運命的寫照呀！

受傷的靈魂呵！你們是可憐的，使我時時的想起了你們。但是，而今，想起你們這件事，竟作了我的罪案了。

你們能安心於破屋之下，浮蕩着你們的生命，這，畢竟也是你們的幸福了。然而，你們能夠嗎？這幾年來，外面呢，是兵災；裏面呢，是匪禍；你們破屋的夢，都給這些可悲的事驚破了。我只見到你們刀槍下的生命了。……

給破屋下的人們

給破屋下的人們

說起來，還是好幾年的事了——現在呢，更不堪設想了。——說是土匪住在村裏的山上，官兵便也追蹤的到了。這是他們的義務，你們當然也曉得的。但是他們所希求於你們或你們以外的人們的，是些什麼呢？這，我正可以不必回答。可是你們喲，破屋下的夢又驚醒了。土匪本不要你們什麼。官兵却要你們的女人了。而且，你們的女人，爲了驚慌，也有從這個山頭跑過那麼山頭去的；但官兵却鳴槍威嚇着了。你們中的一個，我是記得的，他的妻子，正抱着孩子向田壩上亡命的時候，却漫然的一槍被官兵打落田壩下了。官兵們走了上去，又把她污辱了一會，從衣袋中探去了三十元大洋。——三十元大洋，我是不錯一個的記着。孩子在田中悲號，死生是只有天知道了。然而，你們可向誰哭訴去呀！

現在，說是沒有土豪劣紳了，你們居然都有組織農民協會去獲得你們的利益的機會了。九年前呢，你們的生活却不能不被他們所操縱。你們雖則住在破

屋下，你們的運命却不能逃出他們的手中。你們中的一個，我是記得的，他的妻子，因為口角回娘家去了，他們竟有權將夫婦永永隔離；雖則夫婦是在怎樣各自懺悔過往齟齬的錯誤，怎樣的要求重圓，然而，沒有法想了，女的終於永不能得到原有的丈夫了，男的終於永不能得到原有的妻子了。含淚飲泣，本來是你們的事呵！——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你們還沒有處置的權力，此外的事，也可以想見了。

我又似乎記得有一次行過你們破屋的門外，聽到你們破屋內切切私語。你們似乎在說。榮也上市了，應該先孝敬××先生呢。那件事好不好做去，應該問一問××先生呢？……誰是你們的皇帝，誰是你們的主宰者，你們是知道的，貼耳伏首，是你們的處世方法，你們的悲哀呵！深刻的你們的悲哀呵！

受傷的靈魂呵！你們是可憐的，使我時時想起了你們。但是，而今，想起

給破屋下的人們

給破屋下的人們

你們這件事，竟成了我的罪案了。

你們如其有經濟的話，你們的經濟也日日向崩壞的路上走去。因為，這正是一個農村經濟破壞的時代呀！

只就你們稍稍有一口脚健飯吃的人說：幾年前因為德國打仗，洋靛沒有輸入進來，你們種靛的人也會稍稍賺些錢過，現在呢，局勢又轉變了，你們的靛沒人要，也就不種了，而各種的農產物呢，也不能使你獲得與支用等量的收入。你們不能不穿衣，你們祇得用錢向外面去買了進來。你們不能不蓋被，穿襪，……你們也祇得用了錢向外面去買了進來。你們終於在支出多於收入的情形中連吃一口脚健飯的地位都失却了。於是，你們爲了眼前起見，不得不於稻粟剛剛收入的時候糶了一點出去，聊以算作零用。可是善於貿易的人們，又每每在新穀上市的時候把米價壓平。一到第二年你們感到飯糧不足時，你們又不得不在米價高漲之中重價的重新糶了進來度日，然而，這樣，你們的經濟便要從

拮据下脫離出來，連就是拮据些過日也不可能了！你們竟是連什麼經濟地位都沒有的人了。

近來呢，你們又鬧着減租的運動，你們似乎像找出了一條生路；但萬不料這竟是你們的死路喲！連我，夢中也不會想到，你們竟被紳士們算作共產黨了！你們竟連田都被田主們收回，從此永沒得種了。此後的永日，你們將怎麼過去，我是怕爲你們設想了。……受傷的靈魂，你們是可憐的！……

幾年來，提起筆來，總是想到你們。但我怕爲你們呼喊。脆弱的靈魂，再也經不起爲你們而起的可悲的想象的襲擊了。偶然的有所寫到，自知又是極表面的。你們的悲哀，斷不是我所能體驗得到的。你們的苦痛，斷不是我所能表白得出的。然而，你們的運命，我却可以知道，知道你們是永遠的黑暗！皇帝也好，總統也好，督軍也好，省長也好，委員也好；你們總還是永遠的黑暗！黑暗！黑暗！永遠的，無邊無際的黑暗！

給破屋下的人們

給破屋下的人們

然而，你們竟甘心願意讓你們的運命無邊無際的永遠的黑暗過去了嗎？——破屋下的人們呵！受傷的靈魂，你們是可憐的，使我時時想起了你們。但是，而今，想起你們這件事，竟作了我的罪案了！

一九二八，四，五日。

疲憊者

一

一連餓了四天的運秧，今天真是怎麼也煎熬不住了。他只得走向喬崇先生家裏去。

破屋

論他的年紀，已然有四十光景，（的確，我曾在前一月到山上去折花去，遇見了他，問他的歲數。他說：『大概四五十歲吧！窮人是算不來年紀的，挨一天算一天賬！不像有錢人，屈着手指兒數年紀，挨到了四五十，熱熱鬧鬧做一會兒壽。二五八六地喝一會酒！窮人也算什麼，也值得去記歲數！……』）沒有父母是當然的事，沒有子女倒是有些超出常例以外了。然而一按他的實際，他非特沒有子女，他連一個老婆都沒有討過咧！這不免要使你們驚奇了！但我們的運秧是不能負擔解答你們這個驚奇的責任的。

疲憊者

疲憊者

他在我能記憶時起，並不在我們村裏的。一到我十三歲那年，他歸來了。那時剛剛是他父親死亡這一年三月裏。

他父親的死，差不多我們村裏都是傳為美談的一樁事。

大概他有五六十歲了。他從下三府歸來。他一歸到他那杏樹脚下老屋裏，空堂堂的屋，使他感到難言的寂寞；又不知誰來一撥動他老的春心，他終於想討一個老婆了。

五六十歲的老翁，討一個老婆慰慰寂寞，在中國的社會裏並不算什麼一回事。然而，在他，便覺得有些僭越了。

大概是我家那位朝觀哥，他搭起着他老，肯為他作媒。後并誘他老說：『我已然給你說妥了，你明兒去娶她吧！』

果然第二天起來，我們看他老左手提着小吊籃，右手拿着炮仗。說是去迎接新嫁娘去了。

結果，他賺得了失望，於是他歸來痛哭了。於是他死了！
他死了，算什麼，地球上每天死的人多着呢？但是爲他兒子的使不得不來守一會喪了。

便是這一次，運秧歸來了。我們看見他那背骨高聳和肩齊平的形態，我們都覺得他是個很好頑的人。我們因上他一個尊號，叫『運秧駝背。』

據前一輩人說，運秧先前背脊是沒有像這樣駝着的。大概他年少外出傭工。背背大樹，壓灣了他的脊骨。然而這是想象的話，我不會聽他親自招個這樣口供。

他那時歸來，依然是襤褸得很。一隻漆黑的木箱，一牀破被，幾領衣服，便是他全盤家產了。至於他老父遺下的老杏樹脚下的一間屋，照例是應該作他哥老運夫爲長子長孫費的。運秧當然是沒得分住，只好讓他哥老運夫到外面去時買與哆哆叔；然而，我們的運秧也並不曾要過。

疲憊者

運秧說，外面作工沒味，受人欺侮；重的肩子叫你擔，苦的工作叫你做，推來擋去，外面人，一點也不肯負責任的。此後罰咒也不出去作工了。

運秧既然罰咒不外去了，那末到什麼地方去住呢？這在恂恂儒雅的我們，當然是很成問題的一回事，然而在運秧的身上，却不成什麼問題了。

運秧便把一切行李擱置在我們新祠堂的箱樓上。於是定出他作工的價目，以便他人雇傭。

運秧工價比什麼人都賤。別人家從百錢一直加到二百錢，而運秧却老是六十大錢一工。這似乎可以招徠生意了。

然而一般主人家，因為運秧這個肚子不大好，一餐飯足足能吃一桶，雖是工價較賤，來回一計算，則似乎也不大合算了。所以運秧還有熬餓的時間。

熬餓也只有熬餓罷了，運秧有可向誰去說呢！據運秧親口告我說：「這都是數該如此，所以我終餓也是餓不死的。我自然也沒法去作踐這一條命。有時

委然熬得沒法，那麼這大家有分的清水，我終得喝一口；這被大家踏來踏去的青草葉，我終得吃一些！」

一天，他覺得委實太寂寞了，非稍稍活動一活動不可。於是他建議移居。他獨自一人的事，本不用要誰贊同的。只要他自己意志一決定。他便立時可以實行了。

但他真好，他每用這麼法子來消遣這寂寞的。他每每自己提一個任何議案，再把他自己投入別一個思想裏，來駁斥這個提議。駁斥一會以後，他又把自己投入又一個思想裏來反駁……他這樣地互相駁覆一下，空室中雖只有他一個人，便無異於滿座同志，談論風生地在說話了。他於是不覺寂寞了。

這一天，他自然也是經過久長的籌論過的。他決計把家搬到三聖殿去。

三聖殿是個真好去處。位置剛在西園之上，下大山的半腰。我們一登其上，可以瞭望遠近。四圍山屏，矗立如武侍。青翠蒼綠，幾乎終年如常。可見那

疲憊者

山裏松竹的繁茂了。俯瞰細田阪，形如大船。船底一帶溪水，永恆地在着奔流。每當人眩眼看時，幾疑那細田阪真個在水上駛行。左旁一村，瓦屋比櫛，形如菜刀。與前面龜形的小村遙遙相對。每當晚間晨興，煙霧飛揚，瀾漫山谷，將這一座聖殿，高擎雲間，住在這里的人，幾疑是世外的人了。

然而我們運秧也真是被世人忘却了的世外的人呢！

運秧把木箱搬上聖殿，第一會便碰了一個釘子。

我們那位喬沅哥，仗着喬崇先生親兄的勢，早已霸佔住了三聖殿的住屋。

運秧搬來住，雖是所佔的地位只有靠關帝左旁的一個牆角，然而不免多少使喬沅哥有些不方便與討厭。

「運秧哥，這是不興的事，菩薩面前怎麼好住人。」

「那麼你怎麼住着？」運秧緩緩地側着頭問。

「那是不同的。我們住的是偏屋。」

『那麼，喬沅，老哥雖是一錢不值，這條狗命，但終多少比較這柴把值幾個錢吧！你那柴把可以在殿中放，我倒使不得在這兒躺嗎？』喬沅，老哥你也够可憐啦，睡伴着你的柴把！……』

運秧好似並不曉得哭，很和平地對着喬沅哥笑。喬沅哥一聽這話却也理由十足，再不好輕易駁斥。笑一笑，皇帝開恩那麼樣，准他住下了。

但是運秧的生意真不好，這一春，很少有人雇傭他。熬餓的日子委實太多了，自然只得厚一下臉趕這一條路。

『喬崇，喬崇，在家嗎？』運秧吆喝着走進一楹五間二弄的大樓屋去。

喬崇先生道是什麼打官司的人來了。匆忙地奔了出來。迎頭一看，是他，覺得碰了一鼻子灰，皺一下眉，返入後房，把房門呀的一關，仍橫倒在牀上吸他的鴉片去了。

這房門，這欺貧暴富的房門！完全，完全的好似在罵運秧。運秧心裏不覺

疲憊者

一陣寒慄，繼而有一股酸意直衝到鼻子兒上來。急忙連連用乾笑掩飾過去，然而在他的眼角上已經有一點微微的潤溼了。

畢竟喬崇先生的家是不像運秧一般的只建築在幾根稻竿之上的，只有一席之地。就是他一間客堂，已够足運秧建築二十多個的家庭。所以運秧雖是被喬崇先生不瞅睬，關出門外；這客堂，却正够足他來去地踱着，消磨時光了。

也有在一時，運秧覺得這「踱」，沒有多大意味了。而且塔塔的履聲一起，益形他的寂寞更深。索性坐在櫂上，守着沉默；那麼由寂寞而參悟到寂寞，便也無所謂寂寞了。

太陽終算還有情，居然把運秧難熬的半天將得挨過了。由東山爬到中天，畢直的照着。

喬崇先生的長工，息工歸來了。

一納頭見了運秧，於是打譚插科，一齊都起來了。運秧真做了他們開頑笑

的具體傢伙。

「運秧，作什麼來？」

「嘻嘻……走走！」運秧當然只好迎着笑。

「哼，我知道了，你真不是來揩油，『來賴飯吃！』」

「嘻嘻……那何必說起！」運秧的語音幾乎使人很難聽到。然而運秧縮頭迎笑的神態，還是依然。

「呃，老實，」長工覺得自己侮辱他人過甚了，良心上也有些過意不去，所以又轉換一個問題。「運秧，老酒味兒如何？今兒和我們作工去，明兒又得爛醉一頓了！」

爛醉，運秧一生也不得爛醉一會酒過。「只有這一天，只有這一天。」運秧想起來了。

於是運秧被空虛佔領着的心，稍稍有些悲哀的惠臨了！

疲 憊 者

疲憊者

二

一說起已是一年多的事了。運秧那時還有人雇傭。他身邊居然有六七毛錢了。

這天，當然是他自己的光陰的一天，他酒性有點難熬了。

實在的，對於飯，運秧似乎還是次一等的需要。惟有酒，我們的運秧，却不能缺少的。除了吃草葉的日子以外。

他奔到街上去。在毛益生酒店裏，他立下了。

『打一毛錢酒。』

店夥知道他的脾氣：他沒有錢的時候，斷不肯來上店的。這次來勢頗健，大概他又有些錢了。

『一毛錢酒。多少錢糕？半毛？』

『好，半毛錢大黃糕。』

當然，大黃糕是他下酒的好朋友了。運秧斷不肯學一般人勢利的脾氣，有了錢，便忘懷老朋友，去買椒香或火炙吃的。

「一飲而盡」運秧雖做不到。講一句實話。一毛錢酒，運秧却只有十飲。而糕還有一大半。這似乎有些太不濟事了。於是運秧的手，向櫃上自然地一拍：

「再添一毛錢。」

店夥當然有些嚇呆了。運秧雖然有錢，但充其極也多不過二毛錢罷了。倘再加一毛錢酒，那麼一共二毛半錢，怕不是要拖欠半毛了嗎？

「半毛罷了，酒已然吃得爛醉了。」店夥假裝着勸，說。

「爛醉了！什麼，哼，現錢交易，我給你現錢交易吧！來，偏要再打一毛半來！」

他左手向腰間一擦，把四毛錢丟在櫃上，於是店夥只好聽從了。

照以前一毛十飲的例來推這一毛半錢的酒，運秧大概也只一十五飲吧了。

疲 憊 者

疲憊者

於是運秧滿面通紅笑孜孜的盪出店去。

運秧在街上東闖西跌地走了一段路，他又行到一家廣貨店門外。他笑呼呼的向店堂裏看去，他突然地好似發現了一件珍寶，大踱步跨進店門去。

他從櫃上箱內，取出了一瓶花露水，把玩起來了。

『這裱畫不錯，還有一個大姑娘。這個姑娘倒也生得不錯！』他於是笑盈着兩唇了。

屋

破

正當這位藝術家在鑑賞藝術的時候，店夥虎吼也是的喊聲起來了：

『你，運秧，偷賊！誰家的東西？可任意拿取。』

『哼，這嗎拿一下，幹嗎了？』

『你又不買，拿什麼！』一把，店夥把運秧手中的瓶奪了過來。

『這麼樣惡狎狎的，裝給誰看？大家都是十個月生的，差不多點吧！況且你又那里知道我不買！』

『你買，你買去給誰，你又沒有大姑娘小姑娘相好，你自己一付酒精的臉，又用不着這個！』

『哼，我運秧不是說一句話，你料笑我沒有大姑娘小姑娘相好嗎？來，來，你幾毛錢一瓶，我去送給你看。』

運秧仗着酒膽，似乎有些憤憤然了。

『幾毛錢，倒也不用，你要，便一毛吧！』

『使得，便一毛！拿去！』運秧又把錢向櫃上一括。店夥倒有點愕然了。

『好，你買去，不過你送給誰呢？』店夥立時堆下笑臉來，溫和的說。

『你看！』他把瓶塞打開，一古腦兒喝向肚裏去了。『我便送給我的大肚腸，小肚腸去！哼，你料笑我沒有大姑娘小姑娘嗎？』

這一來，店夥不免有些恐懼了。像這麼一下子吃了，可不是會藥死嗎？但不死的運秧，恐怕吃了砒礪也不要緊！何況他過的日子既無所謂生，又無所謂

疲憊者

死的；「要死，」這個恐懼當然不足以阻止他不飲花露水。

他又茫然的闖出店外。他於是鼓腹浩歌了。但他並不唱想我郎也不唱孟姜女，他只是任自己唱着啾啾曲。

他向一心亭穿過，行在橋上，他似乎有些站立不穩了。但他又不幸而不至於墮下水去！

他走到隔水村，他闖到祠堂那兒，祠堂外有條長石檣，他在檣上睡着了。

他很幸福，堂外一株樟樹，綠葉濃重，蕭蕭地唱歌，催他安眠。

這事和現在相差祇不過一年光景吧了。然而窮人的運秧的心境却幾乎像過了二十多年一般的變換了。當長工提起這事問他時，他覺得眼前是英雄氣象完全消失了！他真是有些悽悽然了。然而也只好悽悽然罷了！

長工搭越一會兒，把飯菜端出來吃了。但並不多備一付箸碗。

運秧依自己志氣講話，實在應該立時走了。然而雪白的飯，噴熱的羹，不

由得他餓眼霍霍的亮了，餓肚咯咯的轉了！

——啊！也只好耐一下子吧！

運秧於是自己走到廚下，取了一付碗筷來，想挨着長工並排坐下去。但長工們似乎今天還是有飯吃的人，大可以驕傲人家，各都橫着肱不使他坐下來。

於是他也只好在桌角旁站着吃了。

他第一口飯是拌着他的眼淚吃下去的！

三

運秧自這一次後，不再有向人家處賴飯吃的事了。但他到底怎麼過日，我是無從知道。而據喬沅哥說，他又是永不會偷盜人家的。

喬沅哥說：「哈，奇怪，我們村裏要像運秧那樣石骨鐵硬的人，是連半個也尋不出了。這個駝背哥，就使餓了時行過蘿菔田，他也不拔一個吃吃的，這就可見他的骨硬了！」

疲 憊 者

疲憊者

但是後來偏有一件賊案圖賴着他。

在這個月裏，有一個阿三，突然地來做他的鄰居。運秧起初覺得有些討厭。後來因礙於阿三的勢面，也無可奈何。

阿三本來是在城裏當司法的，因犯規斥革。他又曾爲喬崇先生在官司上幫過忙，所以想來歸依喬崇先生。喬崇先生一時難以發落，便叫他權在這三聖殿裏作個逆旅住下。至於他的生計怎樣維持，喬崇先生也曾授與他一條計策，叫他在鄉間各處，夜裏去掏缸沙賣。

這天，阿三黎明歸來，一看他的鄰居，已然不在草窩裏鑽着了。起初不免有些奇怪，繼而在他賊的心理上生起了一種被賊的恐怖了。他於是把皮箱開開來，一數他的錢包，似乎缺少了二元錢。他記得在這二十天中，他所買得的缸沙錢，大約有十元了。怎麼錢包裏只有八元錢。但他自己想想，實在還有一點模糊，十元與八元之間，終久是那一邊，頗難決定。不過從運秧趁早便出去這

一件事上看來，他的錢便難保不有損失。於是他便決定他的錢是有十元，二元是被運秧偷去了。

他去告訴了喬崇先生。

喬崇先生對於偷賣缸沙這一件事上，本也想分潤些乾俸的，這一來，不是把他權利損失了？於是差一生獨眼傳運秧到案。

恰恰運秧又是喝酒歸來，很興頭地來到喬崇先生地方。

「什麼，喬崇，叫阿哥來，作什麼？」

「哼！駝背，」當然的，喬崇先生一向不會叫過人家叔或伯的，免損害他那紳士的威嚴，何況只有阿哥資格的運秧，當然連正名也有些不屑叫了。「駝背，你有沒有拿過錢？」

「誰的錢？」運秧因有三分酒意，所以頗能使些嬉皮笑臉。

「那位阿三的錢，」

疲憊者

疲憊者

「阿三是誰？」

「呸賤狗，拿了錢，還要作假！」喬崇先生不免憤憤然了。

「呸，老弟，你不用氣急。阿三是什麼樣的人（？）真有福氣，我會去拿他的錢。」運秧仍不屈的說。

「照我毛付付，駝背哥是石骨鐵硬的人，」於是喬沅哥向着別人說了「斷不會偷錢的。他和我同住了多年，他即使火沒有了，要吃烟時，到我們竈裏來借一個火也不來的。他真有這般硬呢！」——阿三，你……」

「喬沅先生」阿三打斷喬沅哥的話辯護着說：「哪裏，我清白有十元錢，缺了二元；我們住的地方除他以外，再沒有加添別一人的足跡了。那麼我這二元錢是誰偷呢？」

「誰偷！」運秧對阿三作一下不屑的神氣，轉又對喬崇先生說「喬崇，我對你說，他的錢，你們說我偷也好，就算是我偷吧！但我要反問一句，我的錢

，可是誰偷了？我老阿哥，雖算不來什麼人，但終久比你多活幾歲，我自從七八歲上起，便和人家看牛作工，一直到現在有四十光景了。雖是近幾年人家因我力衰，不大要我作工。但極缺極缺算來，我終作過二十年工了。我這二十年作工裏，每年十元算，也得有二百元錢了。我這二百元錢，可不知誰給我偷了！我也不會娶個把老婆，生個把兒子過，化去了一百二百。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個光桿子呀！我又沒有像你年紀雖少，兒女有了一擔，要負擔。我除喝些酒外，也不會打過牌輸過錢。我橫忖豎忖，我終應有二三百積蓄，但我現在竟一些沒有，連一條被也只賸有了一些破絮。我爲什麼到這步田地？我的錢，老實說，關帝菩薩是不會偷過的，周倉關平那二個小伙子是也不會拿過的。至於我的好朋友老鼠，他也斷不來損害我一絲一毫的東西的，可決其不會偷。你老阿弟既然肯爲阿三幫忙，查拿偷兒，那麼老阿哥的事情，還請你查一個究竟。讓我死了也好閉得上眼睛……』

疲憊者

運秧這一篇滔滔的話，顯見他實在有三分酒意了。於是喬崇先生怒了，一聲吡喝，衆手齊下，把運秧縛了起來。

過幾天，喬崇先生寫了一封信給知事先生，說運秧犯過十件重大的竊案，今被阿三查獲，特地來送縣的。

這樣一做，阿三得升做偵探，運秧也有幸的在牢獄裏吃了一年多的飯。運秧放了犯，這不死的身體越發肥了。但是吃飯的習慣倒養成功了，甚至於一餐也熬煎不住。

於是運秧只好迫走做乞丐這條路了。可是他因和我們是同宗却從不曾到我家來討過。

所以現在的運秧可說是尋到一條生路了，我深深地爲他祝福！

孤獨的人

是重雲壓低了四山，毛雨霏微的冬天的一晚，老八翻過了大莊嶺歸家來了。眼前一帶沉沉的村莊，萬瓦鱗比，老八從大莊嶺頭俯瞰下去，宛如無數墓壙。一家家的炊烟繚繞着，在毛雨中別有瀟灑的風味。這許是墓中的枯骨底靈魂超騰的象徵。

因為有一種問題橫梗在老八的心頭；老八似乎止不住有點哽咽了。

這怕是老八少有的事吧！所以老八並不是個老悲哀家。但是今天的心境，確實有點變動，老八終於想到人生的意義上去了。

並不是什麼親戚，不過在某種關係上的因緣，老八今天便在張家張阿毛家裏喝喜酒。

在喝喜酒的時候，老八想『這事有點糟糕，我受不下這種閒氣。我老八今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年也上了年紀了。假使以八十歲爲上壽，我老八已經可跟上壽打個五扣，也不算短命啦！但是我老八——但是我老八——可做過一次新郎嗎？唉……」

老八想到新郎二字，心中便有些震盪。剛纔在堂前雙雙交拜的一雙人影便閃過了眼前；尤其使老八有點搖搖的，就是那紅裝的新娘。

「他媽的，誰不應該享這個福，偏是我老八沒有。」老八繼續着想，「那個新娘真有點搔人心頭癢的；便是她那雙小腳兒，已够足人幾天相思。唉連做阿毛的兒子也有福氣，今夜晚，這雙小腳兒怕不是得剔着牙齒啦！」

『今夜晚——今夜晚——』

老八有點想得醉了。咦！這怎禁得呢，搔人心兒癢的想頭？老八頓時站在二十五歲的青春期內了。

這是明月麗空淡雲欲流的夜晚。經過一日的太陽燒焚着的大地，暑氣還在空中流盪着。在尙書第下的石凳上，石階上，以及臨溪的石路上，昂然的臥着

赤縛的人，一總有十來個。約有三抱大的一株古溪口的樹上，知了還不住的夜嘶着。老八惘然有失的醒了。

——咦！這不得了，睡在這兒。

隔溪的草隄間螢火蟲像人們夜遊的靈魂似的散飛着，幻美的瑩綠的光亮，反映於溪水裏。宛如綴旒的繁星，然而流動得更可愛。

——雖是個好去處。然而終久——咦！終久是怪孤另的。……

老八這時受着下意識的指示憶起老牛叔婆的一雙眼睛來了。唉！這真有點使老八難受。每次，每次，老八碰到了老牛叔婆終覺有點鎮不住心的搖搖。別的不用說，這一雙眼，這一雙眼閃的斜睨過來，只在角上留下一點黑，其餘都是白；白！淡盈盈的白，唉！這真是吃人骨頭的鬼靈精，立時會酥軟了老八。

——這怕有意思於我呢？——噯，我應該怎麼做一做？噯，我應該怎麼做一做？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老八坐在路口一塊大石上，開始望望周圍的人，都睡得爛桃似的熟，唔唔的發着怪響。

隱約中望過去，車門前一條青石橈上睡着的，似乎是老牛。鼾聲似乎特別大，也不知是否是老八因對他特別注意的緣故而發生的心理的錯覺。

——這變種，有了老婆不要抱，也湊着我們光棍黨的熱鬧，睡在這兒怪噓

。老八心中有點莫明的喜悅，似乎有一種企圖可以得到成功；但是事情要穩妥點，還得找個幫手。

老八把睡在他身旁的蕃茹阿七翻動着。

——這小蹄子，倒睡得死。他想，但他不敢叫，因為一叫，便要對他未來的佳運有點搖動。

蕃茹阿七終於醒了。老八便當着他的耳朵說了一聲：『靜一點兒，幹好勾

當去吧！」

老八引着阿七退出這睡場，來到銀杏樹腳下。

周圍的世界似乎冰一般冷寂，雖則這樹下的溪水因橫堰的梗阻，發出了澎湃的流聲；但在這單調的流聲中很容易參悟到這聲音的消滅。更兼月光下映水面，平添了無限涼淨。

「試一試看？」老八說了後，心頭冒上了一股熱氣。但蕃茹阿七倒茫然了。

「怎麼事啦？」

「偷老婆。」

「誰家的娘子咬着你的心啦！」

「蕃茹阿七，今晚我要你幫忙了。下次我一準幫你忙？」

「誰家的，你儘說，我阿七是最肯幫人忙的。你別心急啦。」

「老牛叔婆啦。」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老牛呢？」

「老牛，這個傢伙，睡在石櫓上啦。你可不會瞧見？」

「你叫我幫什麼忙？」

「站着瞧。瞧老牛會不會這時歸來。」

「那麼，去吧。」

老八導着蕃茹阿七從花長街繞道到中堂的左廊下，開始計議進路。

這是老八所曉得的，老牛叔婆的臥室是做在樓上。老八倘若沿着樓梯上去，一定會驚動了樓下的老牛的爸。倘然那老人家曼然的問了：「誰啦？」老八又不能學着老牛的口音答：「爸爸，我啦！」

——這怎麼好呢？

老八似乎要向失望的深淵落下去了。但蕃茹阿七是有經驗的。又兼是個土心理學家，曾經發明過「女子對於這門勾當，是最喜歡的，不過暗藏些吧了。」

其實是沒有一個女子吃得飽的」的名言。「否則，」他反證着說，「做婊子的女人，爲什麼誰都要呢？」

所以此時他早已知道老八在躊躇入門的方法了。

「你瞧，」他說，「這支竹桿不是光顧你的嗎？」

老八頓時的悟到了。全身像受電感一般的暢快。急忙在院子裏拾起了一條碗來粗的毛竹桿。豎靠在下簷上，像猴子揉樹一般的，不一霎兒已經上了下簷了。

窗門張着雙臂似的開着，老八很平安的躡進室內了。……

——這雖是在我老八的一生算做一件十分有幸福的事。然而我老八畢竟沒有正正當當做一次大人過，一到現在，小孩子終還叫我老光棍。

正在這時候主人走來說：

「老八叔，你今晚宿在這兒吧，過了明兒去。」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今晚」老八遲疑一會，本來沈在迷漠意識中的「歸家」的觀念，一經這話的挑撥，「啊！啊！我歸去！我歸去！今晚我無論如何歸去。」

老八快行到嶺腳了。這二座小山在嶺腳口漸漸圍抱籠來，似乎鎖住了去路。老八當然是仍就一步一仰的前走着，極力想把剛纔咬住了心的念頭拋棄。於是他唱起孟姜女來。

然而孟姜女非裝作小喉嚨唱，便不足以顯露女子的想思；這在老八的心中，認作爲天公地道的定義。每會胡金這些人們用大喉嚨唱的時候，老八終是反對着說：「醜！醜！省省吧！」於是便唧唧啾啾的自唱起來。

雖則年紀大了音帶緩弛了，然而老八還着實能够裝成小喉嚨。在這沉寂而又陰淒的小谷中，鑽天似的響着，頗使人聽了有寒慄的反感。

其實老八並不是歌者，歌音的好醜，和老八唱孟姜女調這件事沒有什麼大關係；雖則老八十分自信他的歌聲必超過常人十倍百倍以至於千萬倍。

但不，與今朝老八終於不能把剛纔的念頭忘懷，且因自己一裝小喉嚨，更引起心中的肉感。同時他的鼻間也似乎盪漾着一種女人的肉的香味。

——討厭，嗚！呸！

他漫然向這狹谷的田上看去；他看到一坵的黃牙菜，確實長得肥，宛如小孩兒大腿那般的引人愛，他似乎有非割幾株去不可。但要到這田上去，當跨過一條小坑。

老八這時把想念的影片另換一張；接着便開始實行他的企圖了。

x

x

x

老八自從出世時哇的喊一聲以後，在運命上便注意是一個「孤獨的人」了。雖則誰也知道他的爸媽和他同活了十七年才先先後後向老八辭別，但一種孤獨的性質終使他不覺得天地間還有父母。

老八的家世當然是清苦得可憐，倘不是三聖殿給他們遮風蔽雨真合得上「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貧無立錐之地」六個大字。他的爸爸大概終也是個「做泥」的人。不過是種租田，種使田，或是給人家做長工，倒有點無從考證了。而況老八出世時，他那老人已有六十六歲了，在通常的人早已歸山，但因為他是窮人所以多活幾年。

他那老人家沒有別的家產遺給兒子——阿紅和老八——除他們二隻手外。

當然是阿紅做人勤謹，又會討先生們好，益發使他那老人家愛戀。阿紅每遭從田頭或從做短工處歸來，總要問一聲爸爸媽媽的好，有時還幫同媽媽煮飯掃地，老八只知是一天到晚坐着吃，也很少去跟人家「做短。」連阿紅被人雇去了，家裏用水也是懶得挑的，累他那老人家恨着命半桶半桶的挈。

老八並不會讀過古書，認不得「孝」字。至於做人應該勤謹，老八更其夢想不到。

「這種神氣我老八簡直是看得連眼烏珠都痛出了。」他對着旁人說，「走進爸爸，走出媽媽，好像奶頭摘下的三歲小孩兒一般。你給我別扯野狐狸了吧

「這簡直是拍馬屁，哼，我老八是不會拍馬屁的。孝敬大人，說是一定要親熱的叫，要殷勤的奉承，那麼我老八便抵死也不相信；這種假做出來的神氣，我老八以為用在朋友上還覺得欠妥當，用在大人上真是可乾乾脆脆說一聲是拍馬屁。」

「但是我老八不拍馬屁也不至於餓死。雖則爸媽對我冷看冷待一點，但是我老八為什麼確定要爸媽熱看熱待。爸媽沒了，倒不乾淨嗎？」

這一派非孝的論調，老八當然不是受流行的非孝主義的影響，也不是受俄國共產主義，或叫什麼「赤化的」的影響。但這話不能博得旁人的同情，終是一樣。而且阿紅畢竟是個正氣的青年人，老八的毀謗似乎推不翻別人的信仰。

就因這一點家庭上的隔膜，老八在十五歲上便出了門。

起初在寧波一家柴行裏當個傭僕，但只過了二個月，便逃歸家來了。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他媽的，』他說，『這種勾當我幹不下去。阿大，（即經理也）賬房，吃飯了，還要我站在桌旁添飯；他們的手難道娘胎裏不會帶來？我寧使歸家來啃樹皮；這個看人家吃飯的勾當我終幹不下去！』

這就是他逃歸家來的極大的理由。

阿紅也不十分爲難他，爸媽罵他了；阿紅反而勸止。『啊！你老人家值不得爲小人擔氣。爸媽，算了吧！』

老八對於阿紅的勸止，有點懷恨。至少，在他的直覺中以爲爸媽的罵言是承受得起的，對於這哥哥的仁厚的態度倒有點難受。

『誰要你勸，任爸媽罵着吧！我老八是不要你愛憐的。馬屁鬼！你可以不必向我討好啦。』

在當時阿紅只不過笑了一笑：

『那好，我就不管了吧！』

終覺得是冷冰冰的，兄弟間的感情。老八又第二次企圖出門，結果在橫山找得個「看牛」兼「半作」的職務。但一個月後又背着包袱歸家。

「他媽的，」他說，「這種勾當我老八是幹不下去的。他媽的，燒火，煮飯，洗碗，掃地，內場工作也要我幹，真是天火燒的人家，良心不知挖出到那裏去啦！他媽的，還要我抱小孩，屎屎撒了滿衣……」

但這次終於內受爸媽的苛責，外受主人家的催促，仍舊上他的犁輓去。

「他媽的，」他心裏只賸有這麼一句悲哀的餘響。

第二年他爸媽接連的死了。

死的時候阿紅盡禮的哀哭，老八心中着實有點悲涼。他想想爸媽雖則不愛他，他那老人家，一看到他終是日夜的詛罵，尤其是這近來幾年；但現在死了——唉，連詛咒我的人也沒有了。

老八實在想哭，但有一種潛意識制持了他。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他媽的，哭什麼？死了也便死了，喚又喚不回來了！棺材裏放下，泥土裏葬下，那就算了！他媽的，活的還管不了，管他死的！做人便終有一遭要死，早死遲死，橫豎是一個死；儘天儘夜的爲死去的人哭，活的事情倒做不了。他媽的……

然而社會意識又提醒了他。爸媽死了做兒子的少不得一頓哭，阿紅固然是照例的做，杏子大砲，材粟九，材元爛眼都是一樣的做，老八似乎不應該例外。但委實眼淚和老八絕了斷頭緣，倘用涎水或溪水在眼角上劃幾條淚痕權且假哭一會，老八似乎又沒有這麼聰明。所以老八的爸媽終於賺不到老八的一滴眼淚安安穩穩坐着黑橋到冷谷裏度隱士生活去了。

『現在，』阿紅決然的說，『我對你說，我們的爸媽並沒遺下一畝半畝的田地給我們，此後各走各的路，你也不用來犯我，我也不來犯你……』

『好極，好極，老大！』老八從不肯對阿紅叫聲『哥哥，』「老大」的稱

呼已經是十分客氣了。要不然還要罵一聲「心思鬼！」「是，此後你譬如我死了，我也譬如你死了，各走各的路。」

其實阿紅和老八在平日並不會有過極大的衝突，不過永保持着冷靜的面孔相對吧了。他們這樣的分離似乎有點太乾脆了。但也只好在這「太乾脆」的情形中分離了。

老八的天地頓時覺得擴充到好幾倍；三聖殿也不要住了，急忙自己搬了一條破絮到財神殿在神座下放好，手搖搖的跑到尙書第來談論他的哲學。

x

x

x

老八自從和老牛叔婆有了關係以後，便很想自己振作些。似乎他在「人生」這一幕戲劇中認出「生活的意義」了，所以他很想找到一種相當的職業。

一直和阿紅分家起到現在止，在這個時期中，老八很少跟人家做過「短」，一天到晚只是被懶惰支配着，有時甚至於懶說話，對着太陽癡坐。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他最大的本領便是偷樹。因爲這近年來在老八一村裏可說是正患着「樹荒」。一天樹客人來了，便把西山的樹斫個光。一天「鋸丈板」的人來了，便把東山的樹斫個光。鄉裏的人又只貪着錢，不肯種小樹，四圍差不多都成了荒山，且莫說年來因之總接連患着水災，連修修「動用傢貨」，或起一進半進的屋的木材都沒處辦。老八却乘這個好機會，沒飯吃的時候終老跑過鄰村的山上去偷着樹賣。

但是對於「偷」這件事的道德問題，老八似乎不曾想起。老八固然也可以說：「偷，世界之中，那個人不是偷兒，工廠的老板，偷工人的血汗，鄉間的田主，偷農人的血汗，我偷些人家的東西，有什麼罪過？」或許還更可虛玄點說：「天下的東西，那一件是你的！你叫牠，看牠答應你過來？否則你便圖賴不到我偷你的東西。我是偷東西的東西，用不着你管！」然而老八根本便不興，生生地被懶惰支配着，當然無用這套話來掩飾。不過在意識裏只意識到偷些

別人的東西，畢竟也不算罪過，所以老八以「偷」而維持生活，便也視為常事。

這次老八因為貪吃一管黃烟，把斫倒的一株樹還不曾背着動身，山主却來了。

『你把刀放下來！』山主說。

老八一看，不覺噤住了；繼而又止不住的發笑。

『哈，你要刀幹麼？可惜我這刀還是球麻皮地方借來的。』

『你可以不必強硬，好好的留下刀來，明兒可讓我到你們村裏來講案——

呃，老實，你是那一村的人？』

『講案就是沒刀也可講，我老八決不會抵賴。——我自然是大堰人。』

『大堰！嘎唷！你是大村莊裏出來的人，自然不會抵賴。不過我終要你留

下刀來。明兒我叫你們村莊裏出頭出腦的人像阿紅先生，一三先生，這們人對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你來講。』

阿紅自從和老八分居後，第二年便抬了一個老婆。這筆老婆錢固然一半是阿紅積的「私蓄」，而一半却是六先生糾會填補的。因之阿紅的感激六先生的程度，差不多百分出零了。日，夜，阿紅奔走在六先生的門下。

又兼口才伶俐，肯奉承；一付媚骨，足足有一兩重，越發使六先生得意。差不多上下三村有什麼打案、偷案、田案、姦案發生，六先生終少不得阿紅做個隨員。

有一次水香的阿狗把老婆打了一頓，老婆逃奔到娘家去了。湊巧阿狗的老婆的娘是六先生的本家，有點姊弟之誼，便把這件事來和六先生相商，六先生為擁護人道起見，勒令阿狗退妻。但中國有句名言「一夜夫妻百夜恩」，阿狗的老婆終久在這句話的意義上用過功夫，情願無條件的解除前嫌，兩夫妻歸和好，但這使六先生的威嚴有點損失，阿紅便在這件事上用過力。結果把阿狗的

老婆另嫁了事。六先生便橫得到一百聘金。

阿紅便這麼一躍而做了個次等的鄉紳。

「哦！你要叫阿紅這傢伙來講案嗎？那末我便立時把你腦袋斫破，你不要看老八不上眼！」

「阿紅先生和你有什麼怨？」山主問。

「這個傢伙，便是我的老大，——呸，老大，這簡直是馬屁鬼，六先生地方，馬屁拍拍，不要臉的東西，這種人也有臉在世上做人！」

山主的態度突然變了。在他的黑沈下的臉上開始露出一痕微笑。

「哦！你原來還是阿紅先生的兄弟，那只有我賠不是了。」山主這是似乎還脫不去一種潛勢力的鎮攝，兀自陪着笑臉。

「講案，你只顧來講，我老八拿得出錢當然照罰，兄弟的牌面我不要擋。你媽的，這種人也會算是人，連志氣都沒有了的！」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現在他因為被生活的意義所抓住，他全悔他的過去的事情做得太浪漫。但確實，這幾年來閒得慣了，心思也散亂得多，再也不能吃重大的辛苦；耐下性子跟人家做長工去，更是不與的事。

「唉！要緊，老婆也要緊，銅錢也要緊，老牛叔婆地方，終得買些花粉送送。但是我呢——唉！在女人面前顯露窮相，是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我腰膊裏終得有幾個錢。」

也是偶然的機會的湊巧，胡金墮民因為做「好日」趕不到一個搭槓的人。見老八間着，又兼平日沒甚麼架子，所以便央他搭槓。

抬槓那是墮民的勾當，是一種非常低賤的。這是我們一鄉的習俗。老八似乎不應該答應。

然而老八不但答應胡金槓了一次槓，且從此後還確定了當作他的職業。

他對於槓槓覺得有三種好處。(一)槓着人只要走，不必用心思。(二)薪工

比較大些。(二)碰到婚嫁，又得吃好酒，好菜。

可是老牛叔婆也有點不以他爲然。終因他因此有幾個錢使，便也任他；反正不是他的老牛，老八的不名譽終久派不到她的身上來。

阿紅氣勁地走來說：

「老八，你要知道，爸媽在地下哭死了！」

老八雖則對於阿紅不免憎恨，終久還有點忘不了骨肉之情，況且老八平日除老牛叔婆一隻眼睛外，便沒有親一點的東西的接觸。所以今天老八似乎有點好意對阿紅。

「老大，什麼事啦？」

「你不應該橫轎，倘若你自認是個人。」

終久是「茅草火性」的老八，受不下這詞嚴氣厲的責問。

「爲什麼橫不來轎。橫轎不是一種勾當嗎？」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除非你出了籍，不要做在家，甘心做墮民；那我也不來管你了。否則，我眼睛一天不閉上，總不許你一天幹這個勾當！這是多麼不名譽的事！」

「我幹着了，你將怎麼？」

「我不許你幹！」

「我要幹，你將怎麼？」

「你要幹，我一定要叫六先生押你到縣裏去，送你「不孝，」不孝敬阿哥。」

「呸，你轉過十七八次紅脚桶後再來說吧！像我那麼槓槓轎倒不會十分不名譽，像你那麼向人家拷竹槓那才不名譽咧。況且名譽是什麼東西，一般人認爲不名譽，難道就不名譽了嗎？將來看我樣的人一多，那麼槓轎就不覺得不名譽了。那麼名譽也不過是一種暫時規定的東西。我要你來管名譽不名譽嗎？哼？用不着！至於送不孝，呸，你還是去嚇三歲小孩子好！用不着！……」

老八一回頭走了。啞噤了阿紅的伶俐的嘴巴。

終於老八在槓轎勾當中度過了他二十年生活。尙幸老牛橫死在杭州；老八終算多得些性的安慰。可是在場面上老八却並不曾和老牛叔婆和家，還兀自賃一間小屋住着。

x

x

x

一連三天的大雪，把大地都堆積得一片的白。更兼今天太陽又醒得早，把蕃茹阿七的紫銅色的臉，映得成泥色的了。

穿着一雙釘鞋在雪地上上一下的拔，終於拔到老八的小屋外。只見一頭黑膩的門靜靜的緊掩着。

「他媽的扯什麼鬼臉，每夜反正宿正老牛老婆家裏，還租什麼屋住。」

蕃茹阿七肚下焯着隻「火肉」，又緩步的踱到老牛叔婆家屋外。

「老牛嫂，老八在家嗎？」

孤獨的人

孤獨的人

「斬頭的，誰是老八，我管他！」

一陣尖利的女人的聲音，從矮屋簷下飛出來。接着矮門也呀的響了。

「哦，原來是蕃茹叔。你怎麼老是到我家裏來討老八；老八可不在家嗎？」

「當然是不在家來向你耍。」

「斬頭的，誰管着老八，你怎麼好向我要。」

「你不曾用着絲線把他脚跟吊牢嗎？」

「我吊着他幹麼使？蕃茹阿叔，你倒要被紹明嬸「腳紗」纏牢呢？」雖則

老牛嫂年紀也有三十六了，却口齒還很伶俐，插得話上來。連蕃茹阿七倒也有

點應付爲難。

「好嫂嫂，正正的，你不用胡纏啦。急死人的。到底他到那兒去啦！」

「要不然，他到我張家姨丈家吃酒去，被雪阻住了，不會回來。」老牛叔

婆開始正經的說。

過了三天，向陽的地方的雪終算融解了。路上當然已無些微雪痕，而老八終還不見歸來。蕃茹阿七好像已把找老八談話的要求消失，把老八忘懷了。可是老牛叔婆却有點心急，每天開開窗門對着高山上的殘雪望了一會。

第九天的上午，蕃茹阿七想把大莊嶺脚路仙坑旁的一坵黃牙菜拔一担來到街上去賣。可是走到他的田脚跟，一羣黑壓壓的烏鴉從水坑中拍喇喇的飛起了。

這有點奇怪，蕃茹阿七趕過到坑邊去看。他想：

——我活了四十多歲，還不見過烏鴉的窠是做在小坑裏的。果然奇蹟發現了，在一條殘雪之下，橫撐着一具屍骸。

頭部已經像爛蘋果似的，腐肉一塊一塊的掛着；血淋淋的痕迹之間，似乎還保留着烏鴉的嘴爪的威權。一顆烏珠已經啄去，留着個火洞。牙齒因為下唇的剝削，一齊的露着。誰也認不出是誰的屍骸了。

孤獨的人

然而蕃茹阿七終覺得有辨認的必要，漫漫的爬下坑去；果然在衣服上他認識出是老八。

蕃茹阿七有點淒然，但因為想避嫌疑起見，心頭又襲上了一層恐怖，急忙跳出坑來，到村裏叫人。

阿紅第一不承認蕃茹阿七的請求：

『那里，我那里有兄弟。』把二十年來的怨恨，今朝終算發洩了。阿紅仍舊吸他的水烟。

終於拉到了阿紅的長子猪生，協同幾個「後生，」把老八那許邪許的槓上了坑，丟在大路上。

蕃茹阿七向六先生家裏挨着阿紅的面子討來一件愛國布長袍，雅片汁濺滿了前幅；把老八的短衣脫下穿上。然而老八已够享福了，終算在世間跑了一趟，穿了一件長袍回去。

短衣的裏袋用着草鎖着口，內藏着一元大洋二角小洋六個銅子。猪生笑拿着放入自己的內衣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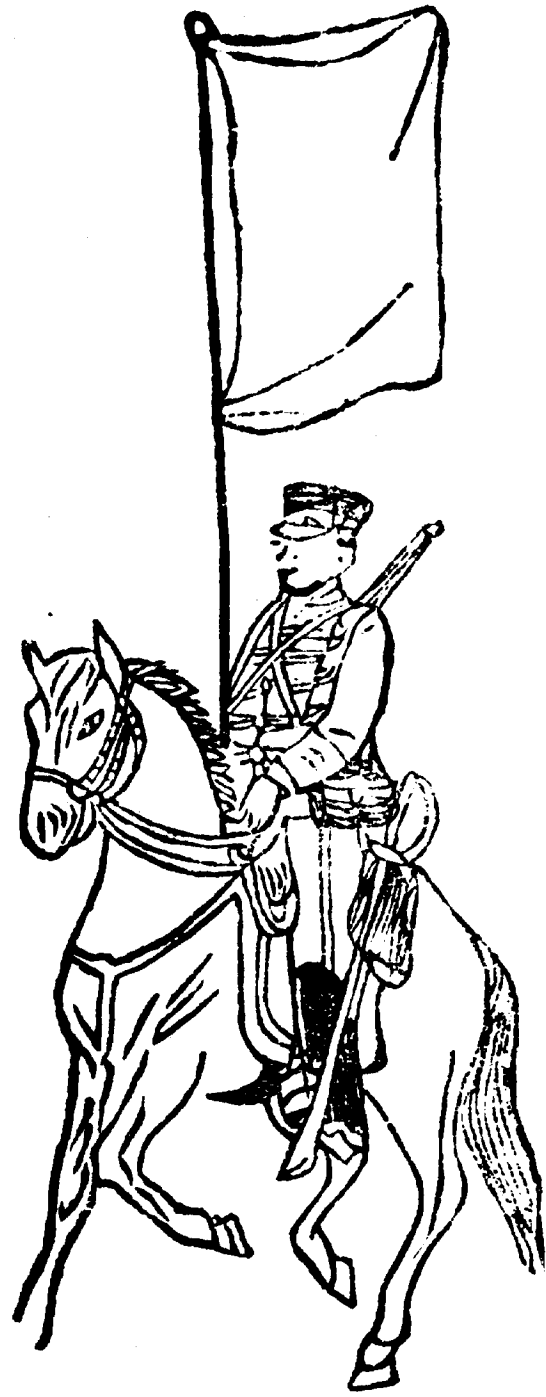
說是倒路橫死的人屍骸不能在堂前橫擺，只好露天的擺着，但又恐被野獸拖去。於是計議趕緊把他下葬。

最後的決定，老八的屍骸放在他平日那積物的黑木箱裏，抬往黃瓜山葬下。

老牛嫂於是爲她的老牛的死去——雖則將近七年了。——成天的『天呀！天呀！』哭叫着。

破 屋

孤獨的人



雄貓頭的死

太陽架在西山頂上的一株挺天的老松的枝頭上，好像一朵紅色的牡丹；十分艷麗可愛。

在這四山屏繞的東岙村，因餘光的映射，變成了一個火坑；近來每晚都是這樣，好似照示這簡樸的村莊，有一個可怕的運命。

只有鳥兒是不知驚惶的，若是在這翠碧金黃陶溶流寫的天空間盤旋飛翔。似有依戀不肯歸巢的心意。

依農村的習慣，不到烏雅担着夜影歸巢淡月在林梢閃光的時侯，他們的工具是不肯放在肩上歸來的。近來這一個月內情形却大變了，像在這個時候，田頭上已然很稀人跡了。

只有雄貓頭一個人像白石纍纍的荒灘上的古樹，現在還在田頭上工作。

雄貓頭的死

雄貓頭的死

死一般寂靜，石一般堅硬的空氣，緊壓着雄貓頭的心了。

他拄了鋤頭，看一看四圍田頭上的人，一個也沒有了。他「嚇」的驚歎一下，旋又斜首到西山上，太陽的光輝，正射在他的面上；他的黝色的面孔，好似泛起了羞耻的紅潮，成爲栗色的了。

他微微的笑了一下，把鋤頭向肩上一丟。慢步踱着去了。

他終久不是聖人，四面環境的寂冷，減去了他那每晚歸家的一曲孟姜女。

好似有甚深的憂慮一般，鋤頭架在肩上，頭俯視着路，脚步笨重得如水牛似的，一前一後機械地走着。——又好似不會語言，沒有思想的影戲中脚色。

翻了幾個高壩，他那住着的村莊到了。

驚奇迫他喊道：「這怎麼樣了？」看看一家家的門戶盡多關了，板着鐵臉，守着靜默。

連一隻小雞的足跡也沒有，豬可以不必說了。一所院子中，只有牛糞豬糞

垃圾柴把組織成一個無政府式的社會。這時終算添了他一個生物。

大門半掩着，似已等待倦了，當他推開進去時，發出「呀」的一聲怨嘆；然而整晚沒有聽到過些微聲音的他，這麼「呀」的一聲，已然是很足以填滿他心的空虛了。

看到大門內各家的房門也是關了的。

微微嘆了一口氣，放下鋤頭把大門上了關。

去過各家的門外，但聽得：「要來的，今天晚上是一定要來的。」

「老牛叔翁的話斷不會錯，蕃茹阿七的傳聞也是一樣。」

這使他的心也有點顫動了，他想：——黃泥吞強盜已來過二次，東西劫去不少了。安土嫂，這個寡婦留着幾個嫁裝費，也盡被劫去了。據人家說：安土嫂石牌樓從此也豎不起來了。說不定時勢平了之後，寡婦的女兒，還要論到退婚。

雄貓頭的死

「這一次來，並不是來劫奪。因為我們的地方，在高山頭登，向東走去是海沿頭可以入海；向南走去是寧海，向西是奉化；路道是三面通的：他們想到這裏來聚營札寨。……」

「喲！那還了得，你們男的總還好，我們女子……」

他走過了一家門口，聽到這麼話後，旋又是一陣孩子的哀啼聲。這哀啼聲好似從被底發出，大約是孩子啼哭時，被母親的驚惶的手捫住了。

這時，人聲，私語聲，咳嗽聲，呼吸聲，鷄拍翼聲，豬抓草咄氣聲，高高低低打成一片。但他終不會看見一個人，就是連影子也沒有。

這真是極可怖的景象。但他似乎入于麻木的狀態中，連漠然之感也沒有。

在這大門內的極角的一間，就是他的住屋，他推門進去，看到一塊黑暗的空間。

這時屋後有烏雅的喧噪聲了。

像電流通過一般的他，在這黑暗之一角上佔着地位的床上坐着，連飢餓的要求也沒有了。

每晚歸來，他是很快樂地像臨風的口笛，咕咕唧唧一壁唱着，一壁燒火煮飯的。這前做房後打竈一屁股的小屋間，對他，便是一個休息靈魂的樂園了。

今晚他已經沒有這個勇氣了。好似，科學家新發明了一種抽人身的抽氣筒，在他是什麼氣力也被抽完了。

和衣打睡在牀上，竈貓般蜷縮成一團，夢中倘得平安，他的人生便是幸福了。

似乎後面有一個不識者追過來，啣！可怕，這顯然是一個惡魔。

全身醜惡得可怕，身段漆黑若煤炭，頭部全是金黃色，髮像無數金蛇在頭上肩上飄拂挨擠，只有口是珊瑚色的，赤紅得似火山口，有焰焰的紅光在流瀉，兩臂的筋肉，發達深如同栗色的古柏，手掌中似乎有殘廢的肉片，濕膩的血

雄貓頭的死

漿。

他跑奔的速力，最初，好似比飛鳥還快；又如健弓上的箭矢離弦而去，只在空間中留一線，影一般地從這個山岡跑到那個山岡，但是一回顧間，駭人的惡魔，終形影地緊隨着，倘不是努着吃奶的力量，早已握在他的手掌中了。

現在真是連吃奶的力也沒有了。在最後的努力中，衣後已被惡魔抓住了。

『不用怕』他說，『倘然你能聽我話，我口中，便可以免除你溜進去。』戰栗着如同落葉的他，話早在恐怖中逃忘了。

『你聽得嗎？』他說，『我並不想存心害你，我實在是你的天使，我是送好運命給你的；不過倘若你拒絕了我的贈與，那你當經過我的口門關了。』

『你叫我怎麼做呢？』他說上了這一句話後，爲了這未來難料的命令，他又從新戰慄起來了。

『你且把恐懼驅出心外。』他說，『你想，你獨自一人，既然沒有父母的

恩寵，又沒有兄弟的睦愛。像你這麼的年紀，早應該有個熱腳的人，早應該有個膝間圍繞的小東西，可是你現在呢，非特事實上沒有，連那夢中也難追求；小娘鬼，死了是登不上鬼籍還生俗世的，你老童男死了，也是一樣的酬報。啊！可憐的人啊！你就是做鬼，也不能享到平等的利益，你趁現在活着還不努力做一個強者報一下仇嗎？

『現在的世界，是強者的世界；飯碗固然靠奪，妻子也是靠奪的。你看，有錢的人三妻四妾多麼享樂，這並不是命注定有此福享，這也因他初奪的本領比人高強，能够抽吸別人的血，肥飽自己。』

『即就你說，苦苦掙得幾個錢，買了幾樣工具，向人家地方租了幾畝田種種，幸而天公幫助，得多割幾擔穀，還可以償還租穀以外，留些自己吃吃。不幸而荒旱頻仍，還要借錢還租；你終歲勤勞，不能獲得到一個腹飽。你終久是爲誰辛苦？你現在還不自強起來，你被我吃了，也是天公道地的定例。……』

雄貓頭的死

雄貓頭的死

對於這番同情的慰語，如同夏雷敲破了他胸中灰色的愁雲，眼淚便雨一般的傾瀉了！他似乎哀求地說：

『啊啲！神明呀！你將怎樣救救我呢？我想娶得一個管管家的，我也想有一個孩子，而且我尤其想吃一口比現在好些的飯。……神明呀！我終於做不到；我的希望，好似踏污泥，越踏越糟，弄得我非常苦痛。我現在在犁田的時候，好像有人在犁我的脊骨，在掘土的時候，好像有人在掘我的心頭，我是苦痛得比死還苦痛了。正如你說，我又沒有父母親屬會安慰我，我又不能伏在妻子的懷中狠狠地哭泣一頓，我出去工作時，人家都白眼看住我。我回來，床竈櫬椅又都是冷的死的……啊！神明啲！這些苦痛我于今晚是全多悟到了！我知道我連黑暗中一粒沙子也似的地位也沒有呵！……』

惡魔勝利似的微笑着；

『不用哀悲，只要強起來，仗着劍去！去！去！取回你的地位，恣意的流

血，恣意的享樂，搶！奪！……

『啊啲！』他又禱告似的說了；『這個路，我是不願走啊！……』
好似話沒說完，惡魔山崩似的吼聲響起來了。

『什麼？』

他側着頭聽聽，有一陣嘈雜的人聲。

突然坐起，再提起耳朵來聽。

『我們是……不可逃……兄弟……四面圍轉來……』

『一定在你們這裡……報告人斷不會錯……只讓……搜……不用驚……』
又下床來到壁間窺望一下，

竹火把噴血似的照着，一個個的人破着灰色的衣服，穿着百鈕草鞋，執着一管槍，急速地向各家的房間穿入穿出。仔細一看，又好似有一個人要走向他的地方來了！

雄貓頭的死

「啊！強盜來了！」他這樣想，自然兩足踏上了梯子，走入暗樓，打開後窗，往後山便跳。

後山的林下全是漆黑，間或在高大的樹葉尖上，浮漾些屋前映射過來的火光。

星光畢竟力弱，閃閃地儘管發光；但大地上仍瀰漫着黑暗。

山間無論是樹，竹，草，一樣的是守着無限的靜默。就是微風的履聲也沒有聽到。

顯然有一個行動的聲音在茅草間發出，這就是雄貓頭逋逃的報告。

接着一陣喊聲；『逃了！逃了！』

潮湧似的從屋前奔出一羣人來，火把光照了四山。

煩噪的聲音，又從屋前移植到山間。

只看見山上掙扎着一個人影，逃不出火光照到的極限。

一陣排槍聲開了，黑影便這麼的消失了。

就向山上跑去，把被打的人的頭割下，尋他的木壳槍，已然沒有了，在他們的意想中，以為他早已故意地丟在草間的了。

這一次他們歸去又得領賞了。

大概二天以後，人們心中遺忘了的雄貓頭，也『爲什麼不見了他』的記起

推門進去，床是空的，竈是冷的，抓抓灰堆裏，錢也沒有了。

人們說是雄貓頭大概因土匪的關係，捲着幾百元積留着的錢，跑到外面作工去了。

一九二三、冬、作於四明編輯室。

雄
貓
頭
的
死



暴風雨下

抱着一腔的苦悶到上海來流浪的我，所希望的只求能安然的一天天過度着去。無所謂快樂，也無所謂不快，只要能漠然——漠然地活着，够了。

故鄉的消息也久矣夫不曾聽到了，流浪的心情竟能使我漠然於流浪，淡淡的，飄飄的，如已遠別了人間。

偏又在這一天的晚上，在四馬路碰到了新從故鄉出來的運錢哥。

從驚惶中迎了上去，不會開口問話，已覺心頭酸酸了。運錢哥似乎有點意外的歡喜，兩唇露着笑痕，但不會說什麼。

總覺得還是吃酒爲是，我就邀他走進了豫豐泰。

第一次從我矜持的口中問出來的話，就是「運根哥現在怎麼樣了？」這一句。

暴風雨下

上年，我在N地的某中學裏教書。那時運根哥是在我們故鄉F縣縣黨部裏做差役的。

我因為有某一樁事件要返到家裏去一趟，學校裏的功課，就請早戈代庖。待我事畢返到N埠來的時候，N埠的政局又是一次大變動，真使人有一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早戈出去打牌去了。我找着他，他便問我有沒有收到他的信，我回說他沒有；他說：「組織文學研究會的事情有希望了，孫、陳、蔣，都已來這兒了。」我懶懶的沒有什麼話說，他便繼續打下牌去。而我當然也還是返校繼續教下書去。

第三天，將兆從F縣來。

已經是夜靄朦朧的時候了，初夏的天氣漸漸使人感到悶熱。我們打開了窗門，迎接習習的夜風。淡黃的電燈無力似地吐着光焰，我們對坐着閒談。

接着早戈和茵汀也來了。將兆突然叫了起來：

『啊！你們竟作孽了。』

早戈和茵汀弄得莫明其妙，瞪着眼，連反問的話都說不出來了。我也茫然，但還微笑着。最後還是早戈問我什麼事。將兆於是在我搖頭作答時又自己放聲笑了起來。

過後還是由將兆說明，運根是因為早戈寫給我這一封信受了禍了。

早戈因為我的二哥在教育局裏，知道給我的信從二哥處轉較為快速。他從茵汀處打聽得來，又知道二哥的另一名字叫做運錚，却不料茵汀竟也記錯，把錚字記作根字，所以那封信中所應得的罪，都由真個有其人的這個運根頂了去了。其實那信裏也沒有說什麼，祇因早戈筆頭懶，僅僅寫上：『陳也來了，孫也來了，蔣也來了，請劍影來，』幾個意義不大明瞭的字；於是，警察所方面便算作是有嫌疑的鐵證了。

暴風雨下

暴風雨下

我們聽了相互大笑起來。

「最說得有趣的要算運根的族弟運錢了。」將兆接着又說了下去。「運錢這時好好的在中學裏掃地，聽到這個消息，便跑了出去，遇後，跑了轉來說：『什麼蔣來陳來，……他實在是不知道的，這大概是先前在教育局裏包飯的運根，在府裏有許多拚頭，叫他去會會吧！』……」

於是我們更笑得兇了。——我們全不會想到有一個苦惱的幽靈從此是墮入在不可抗拒的黑暗的運命裏了。

破屋

此後，關於運根的消息，我們便非常注意的打聽；早戈當然時時表示抱歉。

最初，知道他終於無罪釋放了。接着，又知道他在一天晚上從黨部裏逃出去了。最後，我的大哥從家裏出來，又知道他逃了一夜一天才逃到了家。

「他是已經嚇癩了！」我的大哥哀婉的說，「他逃到家裏的時候，全身都是泥漿，面上條條血痕。真是個可憐的人，但他似乎安心了。他說，他自從警察所放出來的時候，雖則所長叫他仍舊好好的到黨部裏去工作，但他知道所長是故意騙他的，好讓他吃的胖一點。那一天，他剛剛從會議廳裏沖了茶回來，他就聽到門外有人在密語，他知道這一定是在商量捉他了。所以他就連夜的逃了出來。他又說，幸虧他的識見好，不往大路跑，沒有被他們捉去，但走到廣渡相近的地方，他看到有一隊兵從路上迎面走來，他知道這就是來捕他的，便躲向田隴間去，他明明白白的見到一個個兵士背着雪亮雪亮的槍向他身邊行過，他又明明白白的聽到一個個兵在大聲笑語：『這個人到那兒去了，這個人到那兒去了！』……他又說，黨部裏的人現在大概總多已捉了去了……我知道這明明是癩話，但母親因之終非常不安心，要我叫你們兄弟歸去。……」

我總以為教書生活，沒有什麼關係，回絕了大哥的好意。但那里知道偏偏

暴風雨下

暴風雨下

會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發生。

在暑假裏，萬幸還得歸家，母親已經跌斷了腰骨臥床不起了。驚喜中，又復傷心。問起了運根，也不見有什麼起色。第二天我在母親的屋外碰到了他，他拿了一根旱烟管，只是苦笑。臉黃黃的有點虛腫了，瞳神淡淡的沒了光了。我問他何必這樣虛驚？他却嚴正的對我說：『你那里知道，那一夜我坐了三小時，鐵鍊，手銬都已經拿出了。可是，所長放我時，却又笑了。我又不識字，誰寫信給我，府裏又沒有我認識的朋友。都是所長的捏造，他不過要把我養得胖一點……』

他突然停了下來，接着，猙獰的一笑，把旱煙管背在肩上，走了。我想對他解釋一番也不可能了。旱烟管袋的小小的黑影在他的頭後搖擺。

過了幾天，村裏來了七八十兵士，和團長，參謀長之類。說是勦匪路過；

村裏的事，我是向來不管的；這時，也還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上山，眺望。

驕陽筆直地照着，村裏發出了穢臭的燥氣。我又不耐煩的爬上後山竹林中去。涼颼拂拂，清幽宜人；鴉雀也悄悄地息在竹蔭間，間隔的撲着翼。我感到十分閒適。

突然有一隻灰色的兔子，從竹林深處跑了出來，我像着了魔似的追蹤過去。我竟被引入在松林下的荆棘叢中。

兔子逃出在我視線外了，他又映入在我視線裏了。他蹣跚地斛觶着，睜大着眼看住我。我凄然了。

『怎麼你會潛匿在這兒？』我又見到了他虛黃的臉上，手上，都是條條的血痕了。『怎麼你要潛匿在這兒？』

『他們兵士在着查問我嗎？你也是逃過來的嗎？唔……』

他問着，他的眼眶似乎更睜的大了，恐怖在他淡黃的眼光中跳躍。不住的

暴風雨下

暴風雨下

看着我，看着我，大概他已看出人類的滑稽把我也當作懷着惡意的人了。

我勸他返到家裏去，兵士是不會捉他的，但他終於不信；而且猙惡的笑。我擔負不起心的重載，快快的回家了。

下午，天氣更其鬱悶，黑雲重重的從山頭吐出，浮到中天；大地漸漸的黑下來，閃電與雷聲，接脚的到了。最後，是傾峽似的大雨。

年老了的運根的母親在我們斜對面的自己的屋簷下坐着，從矮牆上送過來她的一聲聲的歎聲：『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啲？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呀！』暴風也起來了。後山的樹林嘩啦嘩啦的作響。急雨終於沒有息，打着屋頂鐵啦鐵啦的跳。坐在屋裏的我似乎覺得屋在搖搖了。『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呀！我的運根怎麼還不回來呀？』的聲音又不時在我耳際盪漾。我的心重了！繼而又迷迷糊糊的，像全部神經都麻痺了。

我見到暴風雨下顛抖着的生命！……

兵士去了後第二天的晴朗的晚上，他才從山上回來了。

十天後的夜晚，我們已經睡了。但我終於無論如何睡不着。

臨山的樓上，夏夜所聽到的是清幽的蟲聲與蕭蕭的竹聲。竟把我們的一室送入更大的沉默裏，我的心的淒涼呵！

突然的，在暗空中盪漾出一種聲音：『運根呀！歸來！天夜了！運根呀！歸來！天夜了！』

天夜了！我想，我的心也夜了！

我從床上起來，打開窗子來看；滿天的繁星在黑海中沉浮，應不是萬千的怨魂？後山上萬點熒火，浮漾上下；一個炎炎的竹火把，火龍似的在着吐舌。懂懂的黑影在火把的光暈中凝住。『運根呀！歸來！天夜了！運根呀！歸來！天夜了！』的喊聲在夜空中更顫動得淒緊。

暴風雨下

暴風雨下

我又閉上了窗，蟲聲壓的低了，竹都瀉着水了，一個老婦人的喊聲也漸漸的隱了！遠了！

『他又怎麼了？』我透不出氣來似的問着妻。

『大概又因為日間這一件事，嚇壞了他，逃上山去了吧！』

『日間又鬧了怎麼事了？』

『日間，有一個人，在帶着駐兵捉人呀！那個人，先前是做強盜的。二三月裏，村裏有了農會，曾經想把他去捉來。現在他當了偵探，所以來報仇了。

村裏的農會會員，給他捉了雞飛狗上屋呢！』妻說了後，笑了一笑接下去說：

『你躲在樓上看看書，踱踱方步，多安閒呀？』

我悵然了！我默默地連呼吸都不敢了！但後山的喊聲，却又從遠而近，漸喊漸湊緊了。

『運根呀！歸來！天夜了！……』

不久我就來到上海了。

「現在嗎？他是死了！」

運錢哥不曾坐下，便傷感地回答了我的問語。接着，我們都陷入在無邊的沉默裏；室外的人聲車聲，擾擾的哄鬧着，然而，填不滿我們的心的空虛呵。

喊了幾碟菜，我們開始喝酒。我又請運錢哥說明他致死的原因。

「有什麼原因呢？時勢是這麼不太平，他的癩病那里會好呢？」

「前一個月，你不知道嗎？桐剛剛在做親，拘捕的兵到了。他於是又逃到山上去。他從後門山橫過王家山，想再翻過孔屋去，却不料掉在翻龍潭坑裏，跌死了。」

「哦！跌死了！」我說，「喝吧！這是上好的酒！」

暴風雨下

順民

老狗一早起來，照例的喝口飯湯。接着，就背了一柄耜頭出門去了。

——這是王法，我們那里好不依；而且，終久於我自己也還有益的。

老狗把門扣上了，就這樣的自認着。

昨夜他是整整的想了一夜，不到一丈轉方的矮屋子，充滿了他轉仄的聲响，床頭旁的缸竈，似乎也在磔格磔格的應和；想得不耐煩的時候，他開開眼來，又是一屋子的黑暗——廣大的黑暗。

要是戒下了呢，於他終也是一注進賬；雖則，他還是大半靠自己種進來吃，只費去些勞力，沒有化却多大錢；但一年到頭，至少總還要填補四五元進去才够支持；而且，工夫也是值錢的，不用到荒山上墾土種植，就得在小屋子裏坐着織幾雙艸鞋。

「唉！這畢竟也够可憐了。」他想到這里不自覺的感傷起來，過去的幻影，一片片在眼前映過。死了的老婆，做了一生人，只嘗着一個「餓」字的意味；死去這一晚，還是歛動着餓嘴；黃黃的瘦臉，結着眉象在表示欠缺，不肯死去；然而，最後的一口氣畢竟終於在無所獲得中咽下了。所留予給他的是一個懶頭的女兒，但也因為沒得吃，到山裏去採了一個葷來吃，中了毒，白着眼追着她的媽的蹤跡去了。現在只有自己一個，陪伴着一根烟槍；論起他的一生的際遇，也應該有這樣的一根烟槍做他風燭殘年的安慰品；可是三天中至少有一天不得飽的生活，實在使他有點難於忍耐了。

「還不是爲了這一口東西，連飯都不得吃飽！」他只是繼續想下去。「就是以前妻子們熬餓，還不是爲了我上了這個癮，不肯勤勤力去做工，……：唉……：」

他的枯燥的眼睛在轉動了。他強自忍抑一下，又想到另一方面去。

『現在皇上真好；』雖則，聽說彼時已經革過命了。而他總還覺得大總統就是黃帝。『這個東西畢竟是禁掉好。我好好的，一個青年時代，已經斷送了。

但以後的人正多呢。一律的禁下來，老老小小，當然都應該一樣。因爲不這麼做，便禁不下；老的吃，小的便會學。——』他想出了一種哲學來了。同時，在他腦裏像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經國大計浮蕩着。這就是他平時在村裏閒踱的時候，聽到一批割了辮子的學堂生的話：『弱國弱種……』之類的話。他覺得畢竟學堂生是有見地。

突然地，地在打呵欠中又感到一種需要了。

『唉！老了！何必自苦，做幾年人，也可算了。還是吃下去吧！……』他又把自己的決心軟了轉來。

『但是，王法！王法！明天知縣老爺要下鄉來了。……』他在打呵欠中又冷水似的寒慄着了。『而且，自己也好。……做草鞋，賺錢，有飯吃！……』

『所以——』他轉了一個側，薄薄的破被發出撕的一聲。他想睡熟去。『決定，拔掉！明天！』

老狗一夜的不安，好容易盼到天亮。現在，他就是想去實行他的計劃。

山嶺偏是這麼的聳，老狗吐一口氣，拔一步腳，曲一曲身段向山上走去。

仲夏的天氣，早晨也感到微熱，老狗的額上擠出老汗來了。

山鳥和暢地在竹林間叫着，全山綠得像海水一般在流瀉；宇宙像跳入在成年期了。

老狗沒有思慮，沒有精神似的爬着！一點鐘後，目的地到了。

草地上坐下來，全身有點搖搖，昨夜一夜的不睡；這個東西又有二天不會吃了。疲乏，蕭瑟，病態似的支配了他全身，他幾乎要倒在黃泥上就此死去。

沒法，他只得把老黃烟來過癮。

一圈圈的烟霧在眼前升起，他的淡漠的老花了的目光有意無意的注視，沉

沉地沉沉地他的意識隨着烟圈消淡，他好像忘却了身外的一切，連此來的目的都忘却了。

一隻老鷹在空中盤旋，影子灑落在他的頭上。一會兒，老鷹息下在一株屈曲的古松上，拍刺刺的撲着翼子；他驚醒了。黃烟管還含在他的口裏拚命的抽，太陽已光光的照上了他的一身。

他猛然記起了，向左手一塊地上看去。綠葉叢叢的罌粟，挺挺的排立着。他知道在這些東西上可以獲取這個東西，而現在他居然要拔去了。

他幾次想要取消他的成議，但又幾次決定。——而他還是坐在地上抽黃烟。村下的炊烟一陣陣的起來。他居高臨下的看着一切。……船形的綠畝，衣帶似的水，比櫺的屋瓦，對山下叢樹中隱約的村莊，在他眼膜中映進退出映進退出的閃着……於是他又聽到人聲，牛嘶聲，狗吠聲，鷄聲，……一切都在他足下的下界。

似乎隱約的聽到有一陣洋號聲了。他知道吹胡筒敲鑼的聲音起來的時候，村上就會有知縣老爺之類的人物降臨，現在，是確實了，因為洋號聲是現在新式老爺來了表示。

他急忙用老眼向道堂菴山谷口裏看去。似乎遮住了烟霧，又看不出什麼來，於是他立時覺察出這個洋號聲是他自己心中的意象。因為他在學堂生練操的時候他聽到這個聲音。

然而事實終於證明給他看。一列的黃黃的人在道堂菴前蠕動着了。洋號聲很威武的在山谷中旋轉。他立時奮興起來；旱烟管向身邊一插，卓然立起，開始他的工作了。

陳知事昨夜宿在××村，此次出巡完全是為禁烟的事。因為中國自林則徐因禁烟而惹起外交上的糾紛以來，志士仁人都知道烟毒的流害了。革命官們既

得了勢，奪得了天下，便把這當作改革中最關重要的一件事。沒有一個縣裏的知事不雷厲風行的嚴禁起來。年青的陳知事也是急急惶惶爲國家努力的一個。

這天，他到了×村，還只九點鐘左右。他立刻召來地保。要地保把村裏的吃烟的種烟的人報了出來。後來總算由三先生出來說情，於照例趕速籌備供應之外，便叫地保帶了兵士到各家去搜一搜了事。

老狗家當然是被搜之例。

老狗從山頭回來，鄰居告訴他已經把烟具搜去了。

「我從昨天起已經不吃了。」老狗很得意的說，他好像在自贊有先見之明；比如像三先生之類今天不是受累了？

「但是，說不定他們還要傳你到案呢！」鄰居的一個老婦戰戰兢兢的說，「在我以爲，你還不如趁此走了吧！」

「不要緊，不要緊，」他笑着，「我非特不吃了，而且，我連種着的都拔

掉了。』

他漫然不顧的走入自己的屋裏，輾轉不得的小屋，使他氣悶起來；他又像軟癱似的坐了下來。呵欠竟又脚跟脚的到了。

他的目光慢慢的移到床上去，他又把眼睛閉了下來，烟槍，油燈，烟管，一件件映在他的面前，繼而，似乎又聞到烟的香氣，……於是一個垂死的老人，橫橫的躺着，一聲聲吸着烟的神情與聲音，也可見到聽到了。他的口涎自然而然流了出來。他又驚醒了。

針刺一樣的興奮又促動了他，他只得拿了旱烟管來抽老黃烟。

幾管以後，烟霧充塞了一室了。

他又有所會悟似的立了起來，突然的又叩上了門出去。

在天井中取了一把罌粟桿，匆匆的向新祠堂走去。心中好像懷着異樣的快樂。

衛兵像在預備動身了。這時，他們已進過早午膳。

陳知事正在和三先生談着，陳知事的話聽去非常異樣，三先生似懂非懂的聽着，有時也應幾聲：『是！是！我們，他們！』

老狗匆匆的背了一把罌粟桿，搶上一步，在陳知事和三先生面前跪下。

『老爺，小的已經把烟槍都拔掉了！小的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抽烟了。小的烟是從昨夜戒起的。』

陳知事錯愕起來，然而，遲疑間，他又斷獄似的問了。

『這個老頭——你是抽大烟的嗎？』

『是！是！』老狗立時覺得自己身段縮小攏來，老爺的說話聲使他怔住了，他立時變了一種語調，像說不出話來似的。『是，以先，吃的，現在，戒了……』同時，他回頭過來，看一看三先生，像求救似的；三先生昂然的把頭轉了過去。陳知事第二次以恫嚇的語調問時，地保於是走了上來，把如何搜得他

的烟具的事說了一遍。

「啊！多狡猾！」陳知事笑中帶罵的說着，「你還說戒了，烟具都在床下。你說烟桿拔了，我知道你一定也做意兒拔了幾根給人家看看的。好，來，把他帶去。」

老狗立時感到要暈絕了。他的期望完全失卻了。他以為他這樣自首以後，至少總能得到老爺的稱許。又那里知道結果至於相反。這確乎是老也老了還要來自送死了。

老狗的臉像黃臘一樣的，任着兵士們把繩子拿來縛着。他幾次想說：「王天大老爺，我是確實戒了的！」但又幾次咽住。可是三先生却還在呵欠中和知縣老爺談着。

兵士們報告轎子已安置好了的時，洋號聲又起來了。

陳知事坐上了轎，三先生還鞠着躬。老狗像從夢中醒來，這是明顯的事實

了，兩隻手縛着，繩的一端兵士牽着，自己陷落在兵士隊伍裏，緊緊的跟着；對於他的運命的黑暗，也見到了。他好像，他好像死是在眼前了。

但即刻他又回復過精神來。他以為這是不錯的，知縣大老爺把他帶去是想他完全戒絕的緣故，一個人總是不能自作主張的多，要是他這時放回家去，癮來的時候，說不定還是會去挖根挖腦的設法重吃起來的，現在坐在牢裏，還怕你不戒絕嗎？人總是心不好！

他自己寬慰着，他似乎快樂了。一個個村民的驚奇的眼光，在他，覺得是多事的。不信，老狗將來返家，就是一個什麼王法也不會犯的人了。

於是，他却感到肚餓。他知道，這是吃飯的時候了。然而，他向誰說去。

第二天的中午，老狗委實不能支持了。肚子又不好，整天的瀉着。兵士們的步調又這麼快，他簡直跟不上。然而，他不得不跟上去。息下在箭嶺下村中

的時候，老狗似乎連呼吸都很勉強了。

兩隻眼像骷髏一樣深深的陷了進去，面色臘黃而又枯燥，灰白的鬍鬚像乾草似的要斷了去。兵士們每次遞過飯來給他吃，老狗只會搖頭，同時肚子又緊痛起來了。

兵士們差不多都走開去了，只留二個管束着他。

「你老，應該吃一點呵！」

「老阿哥，謝謝你，我委實吃不下去。」他說這話時開始感到自己還是一個被別人承認爲人的人。因爲，兵士們給予他以人類的安慰了。

「你老，不要儘是愁着，不要緊的。」一個兵士帶着笑臉的說。「放在牢裏，還是給你吃，過安閒的日子，只要戒絕了，你就得出來。不要緊，別擔心吧！」

「那，我也想過；我也不會怎麼怕。」他搖着頭說：「不過，過不過去，

還是現在，我好像會要死去呢！」

「你老，不要自己裝弱。」另一個兵士又說：「你可有老婆兒子嗎？……」

「老婆？」一道光閃過老狗的眼，老狗的精神頓時奮興一奮興，「兒子，」他總於俯下頭去，兵士的話又傷了他的心了。——他的人生問題的焦點！

一個兵士又蕩了出去。另一個兵士不忍見他這麼憂鬱的情形。輕輕的對他說：「逃吧！」

他直挺着耳朵瞪着眼，兵士的這二個字有如吸鐵石似的，把他沉澱着的精神都吸起來了。同時，他的心又突突的跳了起來。但他終於開着口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兵士還做着意。老狗於是把繩子鬆了。幽手幽足的向後門——兵士們暫駐着的一所祠堂後門走去。起初，他的足步像被絆似的開不開來；走了二步後，他似乎純熟了，急速的射了出去。

他扳上了高壩，向高山一步不息的奔去。但斷了四天烟癮的他，又瀉了二天，已經十分沒有氣力了。雖則，儘是掙扎着掙扎着，但終於沒有什麼效力。還不如壯丁的隨便走走的快。他焦急着。這是一個生死的關頭；他覺得山的這面是死的世界，背面就是生的世界，現在他所要努力的就超過這死線——山頭。他的呼吸急促得塞住在口中，幾乎沒有呼出沒有吸進了，停下氣息。他的兩頰由黃而青，而死黑色。他的心又如錐擊似的跳着。他的兩足拔起放下，放下拔起；溜了一腳，擋起又拔；石頭與黃沙沒足的翻了下來。

「撲通」一個肋斗，他從山路上翻落在青草地裏了。他又鵲落的坐了起來。他的眼睛看住了遠方——不知所以的看着。但，接着，「呼都都」從田壩下雉鷄的驚飛聲把他震醒了。他知道了一切。他哭了！

——啊！天！我不敢逃的呵！

他想起來走回去，他覺得自己做下了更犯王法的事了。但終於逃過了，再

也不會得到他人的恕饒了。而且，而且……他似乎又想興奮起來逃，可是他的四肢像被抽氣筒抽去了氣力，再也不聽命了，簡直，想轉動一下都不能了。

隱隱的似乎聽到有警笛聲，洋號聲，喊聲……他知道是這麼一會事了。他向荆棘叢中躲去。四周都是平坦的草地，靠左總算有一顆大樹，一座墳墓。他向墳墓看去，又不是廢墟，可允他藏匿。只有這一叢荆棘，略可躲避躲避。他儘力的把頭向荆棘中放下去。在他以爲頭部藏沒了，便是身後給留在荆棘叢外也不要緊了。他似乎因此得逃了恐怖的追逐。

然而，喊聲大起來了，腳步聲在頭上發出了。他顫抖起來。

似乎他的足已被抓住，他想收縮過去；却又全身反被拉出去了。老黃的臉上手上，都是條條的血痕；他還盡力的兩手抱着頭想攢進荆棘中去。

『他媽的，你還想掙！』一個絕大的聲音。接着硬而且大的槍靶頭劈面的扇了過來。他急忙放棄了兩手，開開眼來一看，知道是兵士們……

「哦唷！皇天大老爺！哦唷！皇天大老爺！」

老狗儘是殺豬一樣的喊，他還想荆棘攆去，他像全然錯亂了。

「他媽的，你還要怎麼。」

撲脫一脚，跌在老狗的腰上，老狗「嘎唷，娘呀」喊了一聲，立時昏暈過去，眼睛也白了，氣息也斷了，全身倒在草地上。

「他媽的，還要裝假死，讓老子抱他起來。怕他還逃。」

老狗在一拖一拉中又酥醒過來。這會他明白了。這是他的夢魘。——人生的夢魘！

「好的，老哥，讓我去見老爺吧！」他軟弱的說，慢慢的從兵士們的扶持中立了起來。

「老子正要你去見老爺呀！」永沒有笑容的兵士們，吆喝在他身邊。

老狗於是重復被繩子縛着到了村裏。

順民

他見到了知縣老爺！又戰戰兢兢說：

「老爺！我逃錯了！我現在後悔了！我是不應該逃的，讓老爺辦吧！」他像要哭了。

「逃錯了！混帳！槍斃！」陳知事氣憤憤的說。

作於寓禁於征之禁烟條例頒布後之某日

衝 突

(一)

暮靄漸漸從田野中捲來，城市的鬧聲漸漸的息了。

一個黑影從南門外跑了過來；沉沉的，像趕路的旅客。

他短衫，毛藍布的；草鞋，箬帽；顯示着鄉下人的風度。

跨過了橋，穿過了城門，向一條弄上灣去。他像不用思索的走着。

他的喬崇叔的家，當然是跑慣了的；自從，強盜，三次在鄉間騷擾起來這一年；喬崇叔因為有裏路人向管帶處告他通匪，他為避免嫌疑起見，索性捨棄了他剛剛建築好的五間打埭的樓屋，搬到城裏來住。他便一直跑到現在了，足足有四個年頭。

他常常為喬崇叔辨誣。

衝 突

「喬崇叔糊塗是糊塗的，有的事情真也多管；不過通匪這是沒有的，我可以打賭。冤枉那裏冤枉得來。這個事情我全本經手的。那一年三次真也是多。寧海孫乃生先生的女兒在我們村裏讀書。孫乃生先生是喬治叔的朋友，來走走。剛剛三次打到對山的山登村裏，喬崇叔向孫乃生先生地方懇情，叫他寫一封信去，叫三次們不要來。據說，那批當三次的，多受過孫乃生先生的恩，所以一封信去；三次也就不來了。喬崇叔真佩服孫乃生先生的力量，便少不得孝敬他幾百元錢。這錢，我親眼看見當官兵偵探的保利拿去的。喬崇叔因之向富戶捐一點補補缺，這是有的，通匪，實在冤枉！天在頭上！」

他雖則這樣辨着，但他的喬崇叔還是要搬到城裏來住。

他這時按步的走在一條暗弄裏。短牆內似乎有人聲嘈雜着，他知道喬崇叔近來的生意大概不錯。

他推進大門進去，在左披室的廊下坐着個婦人，抱着一個孩子在着吃奶。

他知道這是喬崇燻。他便遠遠的打個招呼：『喬崇燻！』

那個婦女在晚靄朦朧中開始把頭頸拉長似的伸着，是在打量進來的人，接着，她從聲音中辨認出他是誰。『啊！阿翹！你出來呀！今天，什麼時候動身？』

『噯！我上城來望望阿燻，阿燻健呀！』阿翹已經穿過小天井站在廊前。『早半上動身的。』他說了，同時，一個穿玄色羽綢長夾衫的小王也從廚下宕了出來招呼。

『阿翹哥，你出來呀！』

『噯，我出來！』阿翹有心無心的應着。他立即想起這一着實在是喬崇燻的錯誤，小王是什麼人，偵探隊長，不過是一個做賊做强盜出身的馬快吧了，喬崇燻竟把自己第二個兒子繼拜他做父親。不值得！

阿翹回過頭來向窻內看去，喬崇燻正在喊要燈，室內黑捉捉的幾個人影，

衝 突

分辨不出什麼來，他於是走了進去。

阿榮把燈拿了來，一室都擠擠踉踉的坐滿了客人；阿翹慢慢的挨着窗邊一把椅子坐下。

「阿翹！呵！你今天出來呀！」喬崇叔於百忙中回過頭來說，接着，仍舊和客人們去談：『我想，這件案子，應該——而且——』

阿翹點了一點頭笑嘻嘻的看着一屋子的賓客。靠着牆的一張黑漆的床上，橫坐着二個短衣的人；褲子高高的捲着，赤紅的肉，在燈光下發亮，沉默地看住喬崇叔。左手的一列坐椅上坐一個老頭兒，白鬚，縐面，毛藍布長衫，正在自在地抽着烟。右手的籐椅子上仰臥着一個胖胖臉兒的先生們，分開的西式頭髮，月白的大綢長夾衫。戴着托力克眼鏡，這大概是城裏的高等人物了。在黑漆的床的橫頭鋪着一床板床，喬崇叔的兩個孩子像另闢一個世界似的儘在板床上鬧着玩。……

阿翹正在一個個看着，這時，走進了一個同鄉來；他們又不免招呼了一
下。

那個同鄉一屁股坐在阿翹的左手。穿着月白粗布的長衫，玄色小布的背搭，背搭外掛了一付眼鏡壳，長瘦的臉上架着一付老花鏡。

「你，瑞元叔翁，來到這裡多少天了？」阿翹伸過頭去問。

「一個月啦！喬崇先生叫我在這裡抄抄狀紙，糊口，哈哈，」瑞元叔翁不自然的笑着。

阿翹立時旁想到喬崇叔近來生意的好了。竟雇起抄寫的人來。阿翹再回頭去看一看托力克的高等人物，正和喬崇叔談得起勁。其餘赤着大腿的，以至於白鬚老人，一律都是沉默的聽。喬崇叔每一句話，有使托力克的高等人物笑了起來或拍手贊成的力量。阿翹從此斷定喬崇叔寫狀在縣裏可算是那瑪混了。

阿翹很記得，喬崇叔的本領的確是不錯。那一年，四叔翁，喬治叔的爸爸

衝突

，還沒有死，鄉間的事已經慢慢推手出來給喬崇叔了。喬崇叔從外面讀洋書回來，立刻和前馬站人打起官司來。那時阿翹已經有十四五歲了。

原因是前馬站人沒有理，竟在尙書太公的墳前，掘了一個溝，通起水來。

喬崇叔那時便向縣裏告了一狀，縣老爺一看狀紙，知有鄉人侵害尙書的墳，便親自下鄉來察看，喬崇叔，親自出來迎接，帶他到尙書太公的墳前，指手劃脚的滔滔的對了縣老爺說了一大通。一鄉的人都圍集攏來看。最後前馬站人被縣老爺帶了去！押了多天；喬崇叔又得了一注進賬。……在那時，喬崇叔已經在本鄉紅起了，什麼人都怕他。阿翹那時雖則年少，但一聽到鄉間人說：「喬崇先生，呵！闊綽啦！他是和縣老爺十分講得來的，他和縣老爺並坐呢……」這些話時，早已承認他的喬崇叔是天底下第一個有本領的人。

托力克的高等人物突然告辭了。其餘赤着腳，以至於白鬚老人，還呆呆的坐着，喬崇叔立了起來送，阿翹像被指使的也立了起來，同時也跟着喬崇叔笑

，點着頭，……

「端飯來！」一聲叱咤，喬崇叔又回頭來對阿翹說了。「阿翹，鄉間太平也？——喬翰辦着這個學校怎麼樣了？」

「大概總支持得過去吧！喬翰叔真辛苦，爲了這一所學堂，腳底皮奔破！」
「腳底皮奔破，要是沒有我幫忙，也是難以支持的——你在那里包飯，生意怎麼樣？」喬崇叔顯出昂然的態度，仰着頭在室內旋轉。

「這總弄不好的！」瑞元老花眼，伏在案上畫圈，不經意的說。

「糊糊口呵！」阿翹回答了，想再繼續說下去。但喬崇叔只是旋轉着，像有所思，又不好意思去打擾。而自己又似乎十分難以措詞。

那一天房長們在祠堂裏吃酒時，曾經想到過，雖則喬崇叔是管賬；要是全盤交給他去做，就同廟衆一樣，結果，又好了喬崇叔。廟衆一年本來也有八九百好收，自從三次鬧了起來以後，村裏便辦起團練來，喬崇叔雇用了許多偵探

衝 突

之類的無賴的當團練。經費就從廟衆撥用；做燈的事，全都革掉；可是團練辦了一年，也就不辦了，而燈節還是不做，廟屋也日日破敗下去不修，三四年間，可說沒有半文閒用。後來經喬翰叔發起，開了廟門，會集族長房長，要求喬崇叔把廟賬交出。雖則目的是達了，但一結算，廟衆還欠喬崇叔七百元債。後來接手的管賬，不想還這筆錢，喬崇叔便在縣裏告了一狀，再下了牌來傳管賬。於是又開了廟門商量，說喬崇叔一手抄賬，算不來數；一致要跟喬崇叔對壘過，但是沒有當事人，喬翰叔因爲祖父面上叫阿翹出面來調和。兩方退讓一點了事。

「話是要這樣講的，喬崇叔錯是錯了的。」阿翹有時對鄉人說是這麼說「像從前喬崇叔家產一點沒有，包寫狀紙，擄些衆產用用還可說，現在已經有了五六十畝大田，五間打埭的樓屋，實在不應該這樣子。不過同是一村人，吃起官司來有什麼面子，拳頭打出外，手背灣進裏，我主張是息事好。還有，吃起

官司，總要化錢，廟衆橫是倒運，豎是倒運，虧衆不虧一，好了他，算了。」

所以現在爲了聚學衆田被汪全金侵佔了去的事，想叫喬崇叔來對付，他有點怕啟口了。

『喬崇叔。』他終於叫了出來，他想把事由說說明白也不妨。『那聚學衆田已經被汪全金佔去了一半了。』

『怎麼！』喬崇叔直跳起來叫『聚學衆田被汪全金佔去了。』

喬崇叔立時有點恐懼，過去的印象深深的留在他的腦裏，他也不說什麼，只叫阿翹們一道吃飯去。

三年前了。喬崇先生一心想把後畝菴的田撥入學堂裏。原因是守菴的成蘭尼姑和後畝人生世有了暗昧事情。其餘赤着大腿的以至白鬚老人也跟着去。

那是一個月黑星稀的夜，阿翹們都潛伏在後畝菴前後的草堆裏。牛世吊吊地唱着歌到菴裏來了。

篤篤篤石子敲起時，後門應聲的開了。阿翹從草堆中站起，聚在一處，私議了一會。只聽到菴內廚房裏折柴煮茶的聲音。過後，他們看看屋內的燈熄了。阿賢便拿來了一枝竹桿，靠住矮牆揉了進去，好好的把後門開開，阿翹們一擁而入，打起了火把，闖入到尼姑房裏。牛世已經起來了，成蘭尼姑還是擁着被坐在床上。阿翹把牛世幫牢，阿賢把成蘭尼姑的被頭撬開，成蘭尼姑急忙把退落在腳上的褲子拉過來，殺豬般的叫了。『好講噠！勿要蠻手蠻腳噠！叫喬崇先生來噠！……』

喬崇先生終於叫到，阿翹們這時要把尼姑逐出了事，菴產撥入學校。可是喬崇先生經成蘭親手給他三十隻大洋，便叱罵着阿翹們走了。

喬崇先生以爲這菴本來是香火菴，收回是容易的。可是後來他幾次向縣中進稟，因爲那時的黃道尹是佛教信徒，終於不得要領。

這一天，有二個異客走進喬崇先生的家來。一個是高個兒，拿了斯的克。

滿口的京語。一個是中等身裁，猴子臉；寧海音的官話。

『喬崇先生是你嗎？』中人身裁的問。他們筆直的立着，動也不動。凌削得喬崇先生更其矮小了。

『是的！』

『那麼我要對不起你！』高個兒揮起手杖來。

『怎麼？怎麼？』喬崇先生解悚着了。

『我是汪全金，你知道嗎？你要爭後販菴產業。你終久有何存心！』中等身材的搶上一步說。

『呵！呵！成蘭師是你的媽嗎？這都是村裏一般小鬼壞，我實才沒有這個意思。』喬崇先生非常謙和的說。

『那麼，你交證據給我，才行。』高個兒又揮起手杖來。

『什麼證據？』

衝 突

衝 突

「服辨！服辨！」

喬崇先生依命的寫了。最後，還被索去三十元。……

「汪全金我們委實看得難看極了。」在吃飯的時候，阿翹又開始說：「他到處說，喬崇先生，算什麼東西！好像他是……」

「這種人，無賴，可以不必去睬他！」喬崇叔還是高傲的說。

「那里，神氣太難看啦！」阿翹不服氣：「報單報報，說什麼陸兵學堂輕重科畢業，現在居然在長沼坐起書館來，人家女人偷偷，不要臉的，包打官——」

「阿翹即忙咽住，他恐怕觸犯了喬崇叔，但他即刻掩飾過來，『不要臉的，官話打打；和中塔一個叫做什麼慧達和尚的合了攤來。做狀的。還說他自己會寫狀，其實都是那和尚代搶。鄉下久見了他沒有一個不全金先生全金先生叫的十分親密。我是實在看不慣，現在居然到太歲頭上來動土了。你想氣不氣。』」

阿翹於是說明後販菴的田和聚學衆的田是並排的，聚學衆的田，剛剛像犁

背脊一樣弓形的，汪全金竟把這弓形裁直，當作了自己的田。

「霸佔田地，該當何罪，我們無論如何要給他對壘過的。」阿翹氣憤的吃完了飯，說，「所以房長差我出來問問你看，到底如何給他對壘。」

「這事有點爲難的。」喬崇叔也離開飯桌，「因爲這不能算作霸佔田地。」

「是，這還不能成立侵佔罪。」瑞元老花眼也攙上來說。

「是喇！所謂侵佔罪，這樣才能成立。比如，衆田劃歸己有……」喬崇叔只是比如着，阿翹却憤憤然毫不在意；他斷不相信把人家田侵奪過去會沒有罪，他於是直覺地判定喬崇叔是實在怕汪全金了。

他們又在房內坐定。鶻落地一個青年的影子，聳入在這淡黃的燈光中了。

阿翹回過頭來，即忙親熱的招呼：

「小叔！」

「啊！翹！你今天出來？」青年驚奇地說着。

衝 突

衝突

「喬芍，我有一件事對你說，所以來叫你。」喬崇叔溫和的請青年坐下。那青年是縣立中學的教員，就是喬崇先生的堂弟。阿翹的族叔。

「什麼事啦！」喬芍坐下，笑對着阿翹看。阿翹覺得小叔的人瘦了些了；他好幾次想說，但因為屢不進去，他總覺得小叔的工作是太苦了，應該吃點補藥才興。

「喬芍，汪先生要告你了呢？」喬崇叔裝着很恐怖的樣子，阿翹聽了這話驚了起來。

「爲什麼呢？」喬芍却還泰然的微笑着。

「因爲你在報上攻擊他。」

「是，我攻擊他的行爲，我不是攻擊他的本身。」

「他是我的先生。」

「這我曉得。」

『他說，他對待你們兄弟也不錯。』

『可是，這是另外一問題。』阿翹聽着，奇怪極了，平時在鄉間不大說話，只知讀者的小叔竟這麼銳利起來。

『但他要告你。』

『任他。』

『公然侮辱罪呢！』

『未必會成立吧！』

『那裏！』喬崇叔於是從案上拿來一冊法律書，讀了起來：『凡指摘他人，不論事實之有無，成公然侮辱罪，處一年以上……』

『那麼，這罪我便不會得到。因為我沒有指摘他過，我是根據縣會議案說話。因為那議案決議撤換出納員，而知事不執行，我就在這方面評論他，指摘他的是議會。他給議會去打官司去吧了。』

衝 突

衝突

『哦！這麼！這麼！』喬崇叔盤旋着了。

阿翹於是把一口長氣吐出，他好像得到勝利了，他雖則未必十分會意這話，但他從喬崇叔默認的狀態中知道小叔是有極大的理由的。他覺得小叔的書是讀得最通的了。連喬崇叔都及不他來，汪全金算什麼東西！

『小叔，你想，這氣不氣。』阿翹於是把汪全金侵佔聚學衆田的事對喬芍叔說了一遍，要喬芍給他們解決一下。

『我以為法律是沒有用的。』他看着喬芍叔不經心的在說了。『求法律保護，這無異於要求閻王無常還命。什麼事，自己來幹就對。汪全金這種人，只要把尿給他吃一個飽，就再也不能在鄉間橫行了。』

『是，是，我有辦法了。』他又聽到喬崇叔十分高興的接着小叔的話說了。『現在不要去管他，只要把田墾仍舊起做原形，犁背形的；如其他再有動作；那麼只要給他打了起來，當作刑事案來解決好了。』

這，阿翹有點不懂，但不敢問。他終於是得不到要領。青年立了起來告辭。一屋子的影子在聳動。喬崇叔送到門口，返轉室中，低低的說。

「他自己還不知道，危險呢，要捕赤化啦！」

阿翹滿不在乎，赤化是怎麼一會事。他固然不知道，危險呢，在他看來，小叔是十有九不會發生的，因為小叔的識見比喬崇叔來的高明，這於剛才的談話裏已可證明。

(二)

喬翰叔從廣東回來了，阿翹悄悄走去問安。喬翰叔一樁樁的數說廣東的好，阿翹只是似懂非懂的聽。

「廣東民衆真好了。」喬翰叔說着，阿翹却在猜疑，這「民衆」是什麼東

衝突

西。最後阿翹從喬翰叔的滔滔言詞中知道「民衆」，大概就是「人心」，「民衆真好」就是「人心來得齊」。

「實在的，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團結。」阿翹從喬翰叔的談論中得來的感想，是這一句。

「當然，要是你們不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來奮鬥，你們便要永永被壓迫於劣紳土豪地痞惡棍的勢力下，你們，只有一句話是最要緊，不要只做奴隸。」喬翰叔激烈而且帶煽動的說着。阿翹聽了，吸了一口長氣，精神像要重新振一振似的。「而且，什麼法律，都不可靠，這一大半是和我們勞苦的人們的利益衝突。所以，最好，萬事自己動手來做！」

「萬事自己動手來做！」阿翹的腦子裏一再的振蕩着這句話。他的眼睛似乎要睜大了許多，看一看前面是一個什麼的世界。他把這句定義，應用於鄉村間各種的事，他覺得什麼事的失敗，都由於不肯自己來做。譬如成蘭尼姑，捉

姦提出的時候，就把她出屁股的趕出，那麼就不會有喬崇叔被恫嚇，汪全金橫行鄉間的事。現在呢，還來得及吧，着實可以動手來做一做。

喬翰叔談了不少的話後，就請阿翹吃午飯。阿翹在席間又把汪全金的事說了一遍。

『在教書方面，我們已經做了。』喬翰叔笑笑的說，『苟已經向教育局進了稟，不許他教書。所以，他也沒有法想，聽大哥說，他在清明假後已經辭職了。——這真是笑話：校董的董，寫東方的東，輜重科，寫輕重科，學生課本改不了，便一直直到底，寫上不通二字就算……』

喬翰叔像在自對自的說着，阿翹也像在聽不在聽的默着；他對於喬翰叔指摘汪全金的讀書文理的錯誤這件事，可以不必下判斷，知道是汪全金實在錯的；因為在他看來喬翰叔不但做人公正骨硬，文理也着實有點的。

『那末，我們要怎麼做？』阿翹好像終於得不到把握的說着。『小叔叫我

灌尿，我想不對的吧！要闖禍。」

「闖什麼禍；」喬翰叔笑了。

吃完了午飯的阿翹從喬翰叔家裏出來。他像赴前敵去的走得飛快。

「喬崇做了管賑不管賑，算什麼意思！」

「大堤人如其被汪全金這個毛蟲壓服，你們都可以去死！」

「喬翰先生在家，和他去想想法看，他骨硬！」

「他們讀書人，只有書文理，我們不懂，明明白白是霸佔田地，偏偏是說沒有罪，要人家去打了起來，什麼刑事案……」

阿翹聽着尙書車門下的「民衆」正在水沸似的響着。他於是搶上一步，揮一揮拳頭，大聲的喊：

「他媽的，什麼事總要自己來做；他們用灣理，我們用直理；他們用法律，我們用拳頭！我們大堤人總不至於死完，讓汪全金這樣欺侮，尙書太公的楣

也倒完了。……」

阿翹說到憤激時，動了感情，幾乎要淌下淚來了。尙書車門下每一個壯漢都給他激動，他們的神經像在抖動，他們一個個的擠挨攏來。

「死完，死完那里有得死完，」黃臉的老三叔翁，抽着烟慢慢的說。「不去給他鬧去，這種人，捉來把他放入溝裏去。」

「嘴巴講講有什麼用呢，不動手來做！」阿翹又大聲的喊。

「做！就做！」

「把他拖來打！」

「打不興，做死了算賬！」

「那麼！就去！」

「打他死！打他死！把尼姑菴拆去！」

「成蘭尼姑趕出，屋燒掉。燕子沒有窠，誰來！」

衝 突

衝突

阿翹在衆聲紛拿中立着，這却使他有點爲難了。打死，這是不行的，後生家，毛脚毛手，動了蠻，是說不定的。一拳頭去，這種人怕不眼烏珠突出，告狀告到縣裏，禍又闖大了，誰來頂。自己雖則不怕，用全力去對付這種人，又何苦來！

『我想，這種人，用不着打，屎，尿給他吃個飽，就好了。』阿翹緩和民氣似的說，『文場，譬如他教書，已經由喬翰叔這批文人對付了。武場，自然要我們來動手。我們惟一的理道，是先叫他嘗嘗我們的手勢！』

接着阿翹便把他預定的計劃說了。於是他們出發了。

老三叔翁獨自一個兒到聚學衆田頭去。他聲聲口口的罵着：

『他媽的，老虎口邊擦鬚，竟也有這麼大膽。竟把太公們的田也侵過來了。灰孫子，有這樣大的膽，給你老子來面講。……』

老三叔翁，一壁罵着，一壁把田塍仍舊照原來背脊形的做起來。

『是誰？是誰？』似乎有一個聲音從菴前發出。老三叔翁回頭去看，知道是這個傢伙，爲想引他攏來，索性連罵聲也息了，只顧不去睬他。

『誰在霸佔我們的田界？你是誰？你是誰？敢膽！』聲音果然更近了。老三叔翁伸直腰來，靜靜的立着，黃瘦的臉上擒住了笑。

『你是那里人？』汪全金很有神氣的問。他穿了一身愛國布長衫，猴子臉，濃眉；『你是那里人？』

『你問我嗎？』老三叔翁緩緩的說。『我是大堤人！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嗎？——我是汪全金。』他兩手灣在背後，平分了兩足，站在荳田田塍上。『你爲什麼要把這界址遷過。』

『你是汪全金！好！全金！我倒要問問你，你爲什麼要侵佔我們的田？』

『誰侵佔你們！』汪全金鄭重的說，『你要知道，這田照形勢看來，當然是——一直綫的，這弓背，還不是你們侵佔過來的。』

衝突

「這是笑話，天下的理道只有讓你說去！」老三叔翁側着頭估量着汪全金。什麼人都說汪全金有拳術不好惹，其實，也不過如此吧！「那麼，我也可說，照道理上講來，天下女人總是給男人當老婆的，成蘭尼姑今夜也可以給我同房去！」

「放屁！」汪全金奔了過來，撩起手向老三叔翁的面上批了一掌，老三叔翁退了一步像非常怕懼似的站住，汪全金又奔前一步。老三叔翁即忙在田上攤下馬步，當汪全金濺着一身污泥奔了過來時，老三叔翁把身子向左一斜，右面留出了一個空；汪全金的全身的力量撲過空，肚子橫梗在老三叔翁的腿上，老三叔翁輕輕的把他擒起，汪全金的頭倒插在水田裏。汪全金用力的一掙，又掙出了老三叔翁的手外。老三叔翁即忙就逃。汪全金脚跟脚的追來。

老三叔翁逃到大路上。躲進路旁一間小屋子裏去。汪全金知道黃臉的老三叔翁老了，力量一定有限，拚命的追了上去。老三叔翁，突然的攢出，又輕輕

的把汪全金挾來，小屋子裏有滿滿的一桶尿，他便把汪全金的頭向尿桶裏浸！

『咕嚕嚕！咕嚕嚕！』汪全金吃了好幾口尿，老三叔翁把他放了。同時，四下裏的喊聲大起，『打他死！打他死！不要放他逃去！不要放他逃去！』

從老三叔翁的手裏掙扎出來的汪全金，知道不是一會事，再也不敢跟老三叔翁對壘，沒頭沒腦的只是亂竄。他跑過了小橋，跑上了官路了，他像逃命似的逃。

『不要放他跑！打他死！打他死！』的喊聲又追逐在他後面。汪全金連頭都不敢回，看一看倒底追着他的有多少人。

在官頭路的涼亭間，突然又跑出了二個青年。

『汪全金，你往那里跑！』

三四桶的尿向汪全金沒頭的潑來。汪全金淋淋漓漓的一身，都是尿蹟了。

但汪全金往前還是跑。

衝 突

一條大溪在前面了。汪全金從橋上跑去。接着是一大塊溪灘，他又跑過了溪灘，走上了沙隄。道堂巷迎面的站着。

『不要放他跑！打他死！打他死！』

喊聲又四起了。他愈急忙折了個灣向常照跑去；似乎又有幾桶尿向他頭上潑來。

破 屋

老三叔翁早已返到尙書第下坐着在抽烟了。接着阿龍之類的壯漢也走了回來。他們覺得十分勝利，大聲的談着，放聲的笑着。最後，阿翹也走來了。

『汪全金够可憐了。此後不要難爲他了。』阿翹似乎並不覺得勝利的暢快。『這種人，叫他曉得曉得够了。』打他死！打他死！』他雖則沒有受傷，但懾也懾煞了。……我以為，比他壞的人正多呢？像今天這個眼前虧，已懲罰他很够了。』

『壞也够壞了！霸佔別人家的老婆！霸佔田地！……』阿龍不服氣的說。

「其實，汪全金呆！他終久是看牛出身的東西，當了幾年兵，就得這麼橫行起來！」阿彪鼻進來說。

「就是這一點壞哪！種田出身，安穩穩來做田頭工作就好；偏偏要學做鄉紳，這就配打啦！」阿翹仍舊軟弱的說。他的眼前，似乎又顯現了抱頭鼠竄的汪全金的可憐的神情。

每一個壯漢神采醜舞的說着，阿翹却沉默了。

(三)

阿翹從居高忝嶺爬過來。

是初秋的一個清晨，滿山的竹，蕭蕭的與晨風親語；太陽還不會出來，竹葉上的露珠一顆顆閃着。好鳥還像春日一樣的快樂地叫着，牠們並不知道這四山的運命，將墮入於深秋裏。

衝 突

阿翹一口氣爬上了嶺登。常照的村屋，畫圖似的展列在眼前。炊烟一縷縷的上升，山嵐又四下裏氤氳着。——烟霧的世界！

鷄聲雜着狗聲，很明晰的可以聽到；使人有遠離人間之想。阿翹却只感到悲哀與氣憤。他無論如何不相信，世事竟果變得這麼快；僅僅二個月中。喬芍叔流竄到廣東去了！喬翰叔又像昨夜一樣差一點被捕。他覺得這個世界已經沒有天理，公正的人，骨硬的人，便立不了足！只有敲竹槓的人，才有飯吃！

昨晚，太陽冉冉地從西山落去的時候，阿翹剛從龍潭坑看了田水回來，走到水碓坑一株大溪口樹下，即便有十來個的兵士從下大山影捉捉的走了過來，阿翹吃驚地看着。他想起現在的時勢，要安心種田，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慢說起三次騷擾得兇，就是兵士吧，一月裏總也有幾次要經過。這兵士會有好處嗎？住了一夜，不是誰家婦女給携去睡覺，便勒索什麼什麼費。老百姓們也够受苦了。這會子，又不知是什麼一會事。

阿翹放下鋤頭，坐在大溪口樹下的石堤上。路下的流水，打破了晚空的靜寂。阿翹看住那兵士的影子漸漸的行近。最後，兵士們行到阿翹的面前，對阿翹說了：

『喬翰先生家在那里？』

阿翹立時驚了起來。『赤化』二個字從他的腦子裏突然跳了起來。他知道喬芍叔果然應了喬崇叔的話，因為要『捕赤化』，聽說已經到廣東去了。他在那時，已經爲『捕赤化』三個字解釋一會過。他直覺地斷定這並不是要不得的東西，因為在他的眼中喬芍叔是個有能力的人，而且，似乎還有點可愛。他這時已經爲喬翰擔過心。喬翰叔每次說起喬芍叔出亡的事，沒有不很感慨，很憤激的，但同時又很快樂。

『現在真是非革命不可。』他說：『芍這次被人告赤化，完全因爲打倒劣紳土豪的工作做得太厲利的緣故。一方面，也因爲芍是入國民黨的。他們把國

民黨當作赤化，在孫××地竟以在學校「設立黨部」當作重大的罪案，竟以「擁護廣東國民政府」當作赤化的證據……可憐，他……」

這些話阿翹似乎還振蕩在耳邊。

「喬翰先生的家嗎？」阿翹有意無心的回答着：「好，好，我給你陪去。」

阿翹陪兵士們到學校外面，回過頭來說：

「對不起，等一等，我把鋤頭去放一放。」

阿翹走進到自己住屋裏，即忙囑咐他的妻子飛快的從後門出去，去通報喬

翰叔，叫喬翰叔避過。自己不久又返出來。

「對不起，久待了。」阿翹很謙和的說：「你們找喬翰先生幹麼事啦？」

「沒有什麼，老爺叫他去。」

阿翹禁不住心頭狂跳了，果器不出他所料，是這麼一會事。

「喬翰先生做事很不錯呢，老爺叫他幹麼去？」

『我們當然不知道，我們也沒法，吃了這口飯，不得不奉命。』

阿翹立時從另一意義上感到兵士們確實也是個人，是可愛的。都是爲了吃飯，作惡那里是他的本心，比如殺頭，槍斃，兵士們何常願意做，……唉！最可憐的，還是兵士們！

在他們互談中走進了尙書第，鄉人們都麪集攏來了。驚奇，恐慌，充滿在每個人的眼裏。穿過了一條弄，喬翰叔的家到了。

兵士們在喬翰叔的家裏四下裏搜了一搜，沒有一個男子。便坐了下來喝茶。

『那麼他的哥老在家嗎？』兵士們對阿翹說了。『最好請他哥老出來說幾句話。』

『在着吧！』阿翹遲疑的說。一家的人，但都垂着眼，做暗示給阿翹，但阿翹像不在意似的。『噢，喬翰孀，預備飯，給兄弟們點肚。』阿翹竟像個很

衝 突

能應付大事的人一般說，一壁他又回過頭來。『對不起，請坐一坐，他的哥老，我去叫，或許不在家。』

喬治叔終於由阿翹的邀請，來了。

『這位是喬翰先生的哥老？』

『哦！請坐！請坐！』

『好！好！有什麼貴幹？』喬治叔有些恐慌似的問。

屋內屋外都圍滿了人。阿翹叱咤着他們走。『沒有什麼，走開！走開！有什麼好看呢？』

『沒有什麼，我們實在也是沒法。你的令弟，竟有人告他赤化；所以奉差來到這裏請他去。不知他到那裏去了？』一個什長似的兵士手裏拿了拘票。

『他早已於前一個月往漢口教書去了。』

『那麼，喬崇先生真是說謊了，他說，還在家裏呀！』

喬治立時沉默下來，他知道事情的複雜，不是意想得到的。但他外表總還是笑笑回復着。

『他在外面或許不知道呵！』

『其實，他到漢口去很好。我們也並不希望一定要捕他，不過總算來捕過了。——所以我們這一點好意，要請你們接受的。』

老練的阿翹知道兵士們的話中的意義，即忙接上去說：

『曉得，曉得，我總叫喬治叔打點給你們。』阿翹一壁即忙扯喬治叔起來，切切的私語了一會。一壁又高聲大喊的吩咐着。『喬翰嬭，街上肉去買幾斤來，老酒焗得足一點，請請那班兄弟們。』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隨便！隨便！——大家都要好！』兵士們都很和藹的說着。

阿翹和喬治叔計議了一會，決定送兵士們四元大洋一個，一壁，他又悄悄

衝 突

衝 突

地跑到四叔婆的家裏來。

『二叔呢！』

『在樓上！』四叔婆低低的說，滿臉都是恐懼之色。

阿翹扶着竹梯上去，從一個板洞裏鑽進，漆黑的屋裏發出：『是誰』的聲
音來。

『二叔，是我啦！』

『怎麼樣？』

『不要緊，不要緊。』

我決定到漢口去了。——那邊黨軍不久可打到了。

『好的，好的。』阿翹輕輕的說『不過，今晚你要離開此地。汪全金剛剛

有人來說，在尙書第下徘徊着。或許也有點因頭呢？』

『往那里去呢？』

「往西保忝去住一夜，明天，就從那兒籌劃一點錢動身，往後路出蕭王廟吧！」

四叔婆也扶着竹梯上來，她聽到這個提議，不覺傷心起來了。眼看得第二個兒子，又受了壓迫，要離開家鄉到寫遠的地方去了，可憐，她爲了她的小兒子匆匆地隻身流亡到廣東去，連到家鄉來告別的時間都沒有，現在不知終久如何了？——這已够使她傷心了：而現在，——她想到這裏，不禁嗚咽了。但事實又如此急迫，使她不得不承認她的兒只好如此做，只有含淚的說：

「那麼翰，你去了，要時常寫信來！」

阿翹打開了後窗，搭好了一塊厚板，跳下到高塹上。接着喬翰叔也同樣的跳過。於是他們倆便往後山深林中跑去。

他們翻過了山崗，大家都緩下步調來。喬翰叔却浪然的笑了。

「想起來，又覺好笑。二月前，苟也是這樣逃跑。已經是一天的下午二點

衝 突

鐘的時候，一個消息傳來，說要『捕赤化』了。他便同一個朋友，一過跑到甯波，據說，到八點鐘。才跑到。可憐他跑了八十里的路呢？現在又那里知道輪到我也來做這一齣喜劇。……』

夜靄壓下在山谷裏，松濤如鬼一樣的嘯着。阿翹從一家山廠裏討得一支火把，深夜的向西保忝征發。

現在，他站在嶺頭上，如潮的思慮，使他陷入在呆帶狀態中。

『喬翰叔，這個人真古怪！』他又繼續想下去。『他昨夜還是很激昂的說。什麼他在縣中學堂裏如何擺着知事罵，如何爲喬苟叔出氣，……什麼我們此後要如何革命，如何幫助國民黨革命！他真像斲柴刀，越磨越快！——唉！像這樣一個世界簡直不成一個世界！的確是要革命……』

但他立時又糊塗了。怎麼叫做革命，他不知道。革命是誰來革，他也不知道。但像喬翰叔這批人在喊革命，大概革命總是高貴的事，不是阿翹們所應予

問的了。這猶如做官，拿鈎刀犁頭的人是一定做不了官的。雖則喬翰叔似乎也對他說過：『革命是爲農工們的……』這似乎有點虛玄；因爲他自己根本沒有像喬翰叔那麼聰明，懂得革命的大道理！……他想到想不出的時候，於是又動身走了下去。

太陽浩浩地出來了。全身微感到悶熱；雖則是跑下山嶺，不怎麼費力，但已有點汗濕了。

他行過了常照，他又想到汪全金，他便乘便到韻老嘴的肉店裏去坐坐。

『阿翹，你從那里來。』韻老嘴迎頭便問。

『我從小萬竹來，生意好耶？』阿翹一屁股坐在短檯上。

是一間十分幽暗的小屋；臨窗擺了一張賬桌。門前擺了一具肉檯，零零落落的掛了幾刀肉塊。

『啊，我要問你？』韻老嘴放低聲音來說，『喬翰先生有兵士在捕他？』

衝 突

衝突

『是的，是的。』阿翹像非常失望似的說：『照算算，喬翰叔一生做人不錯，竟會犯這種事！』

『聽說，一大半還是汪全金的緣故？』

『汪全金！』阿翹立時跳了起來；他覺得，喬翰叔是爲了他們受罪了。他的心像石頭一樣的沉重了起來，他似乎要哭了！——『但汪全金爲什麼要尋到他身上去。』

『說你們大堤人灌汪全金尿屎的事情，全是喬翰先生指使的。』韻老嘴說到這兒，又湊近阿翹的耳說：『汪全金去控告喬翰先生，主意還全是喬崇先生出的呢？……』

『那麼！完啦！那麼！完啦！』阿翹非常感慨！『祖宗坟上在出氣啦！那麼！完啦！那麼！完啦！』喬崇叔竟好做不做，連這宗事都全做出來了！那麼！完啦！完啦！』

阿翹一壁口口聲聲的說着，一壁便退出了店堂，往大路走去。

老杏樹密葉叢叢，獨特地站在臨溪的曠地上。微風過時，息息索索的響着。杏樹下有三五浣女。在起伏不定的浣衣。阿翹毫無所見的行過，腦中只盪漾着『完啦！完啦！』二個字。他終久想不出這個原由來，爲什麼喬崇叔一定要把喬翰叔置之死地而後快，平時見到喬翰叔時，還不是一百個的小心。喬崇叔這樣事都會做，這個人真大不可靠了。

阿翹似乎感到難言的傷心了。想想在外飄流的喬芍叔寫遠的舉目無親的住在廣東要不知如何淒涼，而又誰知新從廣東回來還不到二個月的喬翰叔又要開始流竄到漢口去，聽說漢口那面現在正在打仗，喬崇叔跳入這個火地裏去會不會發生危險？現在，留在家裏的只有一個喬治叔了，他又是這麼的軟弱，幾乎鄉黨中沒有一個人看他在眼裏，喬崇叔以後不知還要用什麼方法來陷害他呢？……啊！可憐的四叔婆，老了老了，還要嘗這個苦痛……

衝突

阿翹返到喬治叔的家裏，四叔婆便來問訊。阿翹又把剛才從韻老嘴地方聽來的話重說一遍。

「我早已料到這件案子，矮子是有關係的。」喬治叔憤恨的說。「兵士也吐出口過。——其實，他也不必這樣尋板眼，要來明明白白來，才是好漢；事情還不是爲了那一封盜信的緣故？……」

「哦！是！哦！是！」阿翹像會意似的想起了這盜信的事。

那是喬翰叔沒有從廣東回來以前，喬治叔突然在三陽泰信櫃裏獲得一封三次給他的恫嚇信。要他拿出五千元錢來，否則一吵爲平地。在那信中還要求喬治叔向學堂裏富貴子弟處捐募若干，否則燒學校，捕學生。當喬治叔得到這封信以前，他親眼看到小王手下在三陽泰面前徘徊一會過。一轉背，那封信就發現了。喬治叔當時已經有點起疑。過後把那信來一看，字跡故意寫得壞些，在喬治叔的意思，以爲如其真個是三次的信，只要大大方方的寫好了，又何必故

意寫得壞些；再仔細一辨，這字又似乎十分面善。把舊文書拿來一對，證實這是瑞元老花眼故意搗的鬼，便跑到城裏去送給官帶辨認，官帶一口應承照辦。可是，幾天後，管帶連原信都收沒了。但喬治叔已經將那信攝出影了。還要向縣中追究……

「他惟恐翰在家要把這事水落石出的追究個明白，所以他下這個辣手了。因為瑞元老花眼這麼做，還是他出的主意，他實在要破壞喬翰辛苦經營的學校。」喬治叔表現着輕笑的態度說。阿翹却墮入在沉思裏。

「像這樣事都會做，通匪。那里担保得住呢！」

阿翹非常不快的走了出來，他所悲哀的，不是什麼；而且喬翰叔已是安然出險。不過，人生的醜惡，却使他不得不寒慄起來了。

喬治叔是冤枉的，天在頭上！他於是站在尙書第下辯白似的說：「天在頭上，喬治叔是冤枉的！」

衝 突

(四)

楓葉凋零以後，四山的秋色，已逐着流水遠了，宇宙間更充滿了蕭瑟的氣象。

戰爭的消息，由北風陣陣送來；恐怖的印象。在鄉人們腦間電影一樣的映換。

土匪遍散各村，連衣食粗足的人家，亦在被搶之列。喬治家的人們，都抱着恐怖夢着長夜。

這是北風凜烈的一晚。阿翹坐在喬治叔家裏。後山的竹林，怒濤一樣的在嘯。狗聲在黑暗的空間，沈着的叫。一室中，坐着四五個人。低矮的手照，吐着淡黃的光。每一個人只能畫出一個模糊的輪廓。

「苟有信來，說他在那里還好的。」四叔婆寬慰地說。

『他是留守在後方，並沒有出發。再好也沒有了。』喬治像有經驗的說着，既沒有危險，將來，北伐勝利了，他的地位當然可以慢慢的高了起來。

『高了起來！』阿翹的腦子突然映過插雉尾的穿甲冑的武將和一個穿八卦衣的軍師。那武將是××，那穿八卦衣的，就是他的喬芍叔了。『那麼，現在，他的官職怎麼樣了？』

『現在，他是秘書。』

『秘書，是什麼？像狀元一樣的吧！』阿翹終於得不到要領，秘書應該穿什麼衣服的，有沒有角帶，這確是他心內的問題。

『秘書是——』喬治叔似乎也解答不出，『但現在沒有狀元了。』

這，使阿翹覺得有點失望，喬芍叔竟沒有狀元的希望了。但，同時，他深知道，喬芍叔官總是做了。將來返鄉來，怕不是又要造尙書第。

四叔婆當然也感到喜悅。但，老人家總免不了憂慮，時勢不太平，做官也

是乏味的。

『那麼，倒底，外面情形怎麼樣了？』四叔婆問。

『這幾天報子偏偏不會到。』喬治叔得意的說：『據前幾天報紙說，浙江也響影了。』

『響影。』阿翹有點不信的樣子。『那麼我們這些村鄉也歸喬芍叔那一邊管轄了。』

『當然，』喬治斷獄似的說。

『那麼，將來要叫喬芍叔把這些三次趕趕完。』阿翹隨想隨說。『這些三次真是不得了。唉！孫乃生先生實在是通匪的呢！你想，徐安因現在帶了三四百人在山頂住着，和我村相對的，總覺得有點不放心。雖則，村裏人家都窮得水出，未必會看相，不過總是怕死人的，那批蠻貨，講不來理；一個不好，殺人放火；他們是尋開心。未必是爲怨仇；但小百姓太可憐了……』阿翹捧着瓦

火爐只是背書一樣說下去。

『這倒可以不必心事了。』喬治叔像有把握的說。『××委王大昭做先遣隊總司令呢，這批東西，怕又不收編了去；王大昭根本也是個……』喬治叔的語音頓時停止了，像有所考慮似的。接着，他又換變了語調說，『不曉得這幾天會變動不？報紙不到，大概……』喬治叔又沉默下去。

室外的狗聲叫的更起勁了。連風聲竹聲都被壓迫，室中空氣漸轉沉重，四五人都靜默着了。

『哦：不早了，還不如歸去。』阿翹伸了伸懶腰起來。

『阿翹哥，再談一會去。』坐在室角喬治叔的大女兒芭這時打破了沉默開口說了。

『再坐一會兒！』四叔婆也附和着說。

『早些去。明天，想去砍幾担黃柴來，早些去睡覺。』

衝突

衝 突

阿翹退出了慘黃的光暈下，投入在黑暗泛濺着的空間。狗聲向他送來，他自言自語的罵：『娘討客！勿認得啦！——啞囉！啞囉！』他又呼了起來。

立刻，每隻狗都停止狂吠，奔向他的身邊來。他伸出手去撫一撫影子也似的狗的頭，便又廢然的一步一蹶的穿出弄堂去了，狗的撮撮的走路聲，跟着他發出。

破 屋

他站在中堂前，驚住了。這是奇蹟，在這樣寒冷的深冬裏，怎麼尙書第下竟曾集了一簇簇的燈火。他立刻又放大脚步前進。

第下影捉捉的站滿着人。

『不久就要來了！不久就要來了。』老三叔翁拿着了把竹火把，肯定的說。

『拆開嶺，今天拚命打了一仗呀！』站在老三叔翁背後的才興說。

『打到後來怎麼樣呢？』似乎是一個婦人的口音。

『起初是南兵贏的，北老要敗退了。』老三叔翁面上現着恐怖的颜色，好

像今天早上一個對他述說這次打仗的經過情形的人給予他的恐怖的印象，重復浮現在腦上了。『後來南兵的後面又發生了連珠似的槍聲；南兵慌了，即刻向山谷退下，繞道到曠野，逃了。他們全不知道後面打過來的是孫乃生先生這一支兵，是來幫南兵的。可是，事先沒有接洽，所以……』

『南兵打敗了怎麼樣呢？』又是一個恐怖的顫音。

『怎麼樣，三三五五，散落到各村鄉裏，打劫，索詐，……奸淫……』

『怎麼？有這麼事？』阿翹在人叢中突然伸出頭來問。

『那是自然的，』老三叔翁像在笑阿翹沒有見識，敗兵要打劫奸淫，這是常識，阿翹竟會連常識都不知道。『而且，你沒有聽到咯，』老三叔翁咽了一口唾涎，像要開始說一大篇的故事了。『敗兵，他們有的是槍，他們要什麼命，誰還不怕他。有錢，當然也只好拿出。至於奸女人，他們不但大姑娘，後生老婆，要；他們，連六七十歲的老太婆，都要。不信，我說給你聽。前幾年，

打打小仗，有一羣北老，走過一座亭子，那亭子裏，住了一個老太婆，真個是六十多歲了，一個北兵生了心，讓其餘北老去了，自己留下在亭子裏。要動手了，老太婆哀求着：『我老了，沒有用了。』你想北老怎麼說：『老了又何妨，我又不要你生兒子。』終於，給奸死了。……』老三叔翁說到這裏，眉毛慢慢的豎了起來。

『哎唷，這斬頭的，不會罪過死！』似乎是二三個婦人的一齊說着的話。

『這斬頭，也不至這樣饒癆。』

『饒癆！』又引起老三叔翁的記憶了。『打仗的人，竟說不上是人，尤其是北老。據說，他們有時動火了，一時找不到女人，就把打死了的屍體拿來，用刺刀截了一個洞……』

老三叔翁的話還沒有完，一個喊聲從花長衝出來。

『敗兵來了！敗兵來了！』

阿翹們急忙向下大山看去，道堂菴前面有飛速的在動的燈光四五點。阿翹的眼前立時見到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和一具屍體，截了一個扁溜的洞的，接着，『我不要你生兒子』的話聲又在耳邊盪漾了。

他回頭就向中堂跑去，穿過了左手的弄堂，來到喬芍叔的家門外。不知所

以的拚命的叫。

『喬翰孀！喬芍孀！起來啲！起來啲！敗兵來了！敗兵來了！』他喊着，同時用拳頭敲着門。

室內已經有回答的聲音了。他即忙回過頭來隔着一個天井喊：『喬治叔！起來！起來！敗兵來了！敗兵來了！……』

『整刺刺』推開了窻門。喬治叔樓上的房中的燈光，向黑暗的空間衝瀉出來。接着，喬治叔的頭子在窻門間顯現了。

『阿翹，什麼？』

衝 突

衝 突

『敗兵來了』

『到了什麼地方了？』

『到了道堂菴了，現在大概在廟門口了。』

『快！起來！起來！叫她們女人快起來！』喬治叔下個命令似的縮進頭去。

喬翰叔和喬芍叔的家裏已經燃着了燈了。房門也各在咿啞的響了。接着又是小孩們的哭聲。

『怎麼了？阿翹？』屋內有微弱的問聲。

『敗兵來了！敗兵來了！』阿翹十分氣促的說着，『趕快到後門山上去躲一躲。』

開了開門。阿翹急忙奔進屋內，左手抱着喬翰嬸的大兒子蒸，右手抱着喬芍嬸的女兒蕙，『跟我來！跟我來！秀你自己走來！』阿翹一壁囑託着喬翰嬸，和喬芍嬸，一壁又吩咐着喬翰叔的大女兒秀。

二個婦人像陰影似的各抱着個小的吹熄了燈鎖上了門跟着阿翹出去了。四叔婆也在驚惶中推開。自己獨自住着的一間小屋的門。

『阿翹，敗兵來了！』

『是，四叔婆，暫時到山裏去躲一躲。』阿翹氣匆匆的說着。『這時怕已到了下大園了。或到已經到水碓坑了。……』

從水井頭跑去。二個柔弱的婦人，像要哭似的跟着。

黑暗無邊無涯的充滿了後山，北風虎吼也似的叫着。竹林中有哄大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幽靈也似的人們，在狂暴的山風下簫簫。接着，喬治叔打着—管火竹把來了。阿翹回頭來望，火暈中浮現着五六個人，喬治叔，四叔婆，喬治嬸。商，尼，芭，……

『不要打亮呀！』阿翹翻上了一個斜坡，帶着驚惶的口氣立下來說：『不要打亮呀！要是給他們瞧見，不是要追了上來。』他同時，對喬翰嬸們說：『

衝 突

你們倆往這條路上跑去，盡了田膝，有一條往上的山路，你們往那兒去吧！我在後面壓着，放膽，不要緊！」

兩個婦人像木像一樣的發不出聲來，手中的孩子的叫聲已被風聲壓下，再也沒有聽聞了。

突然的「嘎哨」的一聲喊叫跟着喬治叔撲滅火光時發出了。

「小嬸翻下田墾下了！」喬翰嬸即忙回過頭來叫。阿翹像受了雷擊似的從上墾跳了下去。他全然忘却手中還有二個小孩——蓀和蕙。

「哇哇！哇哇！」喬芍嬸手中小娃娃的叫聲，阿翹在這時才聽到了。

「喬芍嬸！喬芍嬸！怎麼了？怎麼了？」阿翹走了弄去問着。但毫無有回答的聲響。除小娃娃的叫聲外。

一樣的是充滿着黑暗，阿翹辨不出喬芍嬸到底怎麼樣了。他想把倒在地上的喬芍嬸提起，但他的兩手已被為恐怖所噤住默然無聲的蓀和蕙佔去。他於是

喊起喬治叔來。

芭從塹上跳下，掣起了喬芍嬸，喬芍嬸跌傷了腰，透不過氣來了。芭把她扶着，替他抱了小娃娃。

『還不要緊吧？還不要緊吧？』四叔婆站在上塹問。

『還不要緊吧？還不要緊吧？』喬翰嬸也站在上塹問。

『唔——』喬芍嬸轉過聲來，像禁不住要哭了。她在這一瞬間想起了一切，她的亡命在外的丈夫，她的永不能復返人間的母親，她的淒涼孤單的家庭，她的無安慰的無意義的一生，她這眼前的二個女兒……

阿翹也在感動着了。他似乎不忍聽喬芍嬸『唔』的一聲，竟把眼淚兒簌簌的灑下了。他想，無論如何天總不應如此用折二叔小叔的二家，雖則現在小叔已經做了官，但他的家裏得到過什麼好處，又那里知道在這麼深夜裏自己妻子是這樣受苦着……

衝突

忍着萬痛的喬芍嬾重復爬上了田壩，向田塍路走去。

『慢慢走吧！』阿翹雖則這樣說着，但心裏比誰都急。他不時的往四下裏望去。

他們終於安頓在一個山灣的平地裏，大大小小十來個人圍坐在一起。烏子樹像大屋頂一樣的遮住了全個的天空，後方是一座千年不修的古墓。他們小聲的說話，無聲的吐氣。小娃娃們要哭，他們好好的溫撫着。風從谷外吹來，每每發出尖利的鬼嘯似的聲音。烏子樹已經沒有一片葉子，一枝枝的極枝在凜烈的夜風中撕破靈魂似的叫。

『請你們坐一坐，我去打聽一打聽看。』阿翹於是又囑咐了出去。

『你要即刻回來的呀！』喬翰嬾和喬芍嬾都這樣的說着。在這一羣裏，只有喬治叔一個男子，所以她們更懼怯了。

『放心，我就來。』

阿翹去了不曾多少時，背了五六把稻草來了。

『北風又這麼大，天氣也冷，』阿翹在草聲索索中說着，『這草，你們可以蓋着，暖一點兒。』

阿翹說到這兒立時嗚咽住了。他回過頭來就出去。他想，這個年頭兒做人真有點乏味兒，理論像喬治叔這種人家，也可以吃口安穩飯了，可是偏偏不是強盜，便是兵；喬翰嬸喬芍嬸，這樣的黑夜逃到山裏去，也不止一次了。前四五年，連喬翰叔和喬芍叔都一道這樣的逃；後來，差不多每夜宿在山岙裏，冷風濕露……唉！這個天！……蓋着幾束草……

村間全是散布着火花，阿翹一望，全身起來痙攣了。這是什麼一會事？但他還是硬着頭皮下去。

他從高地走下到花長街，一路都是往山上逃跑的女人們。他到了杏樹腳，看看尙書第門下已經站滿了人了。

衝 突

衝 突

『他媽的，你不肯給我領路嗎？』阿翹隱隱似乎聽到有這麼的罵聲。知道不知那一個鄉人給兵士們抓住了；放膽的大踏步走了上去。

『交礮掉！他媽的！』

『阿翹聳立在這羣人的火光中了，即忙搶上一步，拉住了做手勢要放槍的兵士，跪了下去。』老爺！老爺！要什麼，可講的呀！』阿翹話還不曾說完，眼淚已經緣着抖動的兩頰撲簌簌的下落了。

兵士們笑了起來。

『對啦！這個傢伙就對啦！』同時，那預備放的兵士也放下槍來。

『你哥老，肯嗎？』一個兵士說，『今晚帶我們去住宿一夜，明天打點些盤費，就得啦！』

『好的，好的，』阿翹立了起來，回頭看一看綁在旗桿脚的是阿龍，而且已經閉着眼死去似的了，面部全藍了，沒有絲毫的肉色！

『那麼，對不起，可讓我把他放了。』阿翹哀求着，『叫他去借被頭攏來，給老爺們……！』

『好的，好的，任你哥老做去，但是，不要欺騙老子們。』

阿翹點一點頭去鬆阿龍的縛，阿龍竟兩腳軟軟的連立也立不住了，阿翹一陣心酸，想到阿龍的母親要是見到了這個樣子，要不知怎麼，便也竟自淌起淚來。

阿翹叫醒了阿龍，阿龍如夢的開開眼來，阿翹的眼和阿龍的眼接觸時，阿翹的心又酸了。

『龍弟，不要緊了，老爺們赦了你了！』

『翹哥！……』阿龍只說了一句。『我還活着嗎？我還……』

『你還活着的，你還活着的。』阿翹急忙安慰着：『你看，老爺們都在眼前呢？』

衝 突

衝 突

兵士像看戲一樣的笑樂着。

阿翹囑咐阿龍去借被頭去了，自己把兵士們帶到裏宅祠堂去。他又東西奔走，叫攏青年們備飯，自己又悄悄地從花長弄到山灣裏來。

再沒有一個人在草坪上了。他的火竹把光焰所照到的，只有一株碩大的烏子樹，古墳，稻草……他立時心頭像被裂似的痛了起來，眼前是一陣黑暗……

「四叔婆……喬治叔……」他低低的叫着，但沒有聲息，只是風聲，只是草聲，只是樹聲……

「你們到那里去了？喬翰嬪，……芭！……」仍舊沒有聲息。一個陰影通過阿翹的心頭，阿翹幾乎要暈絕了。

阿翹含着淚向草坪左側。繞過墳頭，跳上第二個草坪，一壁叫着，一壁走去。

「喬治叔！喬治叔！……」

『唔！』在第三個草坪裏似乎有聲音發出來了。
『是我啲！是阿翹啲！』阿翹走上了第三個草坪，十來個黑影從兩旁的竹叢中零零落落的顯現了。

『我們道是誰來了，嚇了一跳！』四叔婆走出來說着。

『事情怎麼樣了？』喬治叔問。

『不要緊，不要緊，』阿翹寬慰着說，『他們要錢啲，打發點就好了。』
接着。阿翹又把阿龍的事說了一遍。

『你們今晚在這兒過了一夜吧！我給你們取被頭來。』阿翹說時，竹叢中影綽綽的伸出一個頭來；

『阿翹，村裏鬧的怎麼樣了？』這是阿龍的母親。

(五)

衝 突

衝 突

『現在，無論如何，要給他們對壘過！……而且，土匪，三次，……：革
命，是我們……機會，……』

阿翹端了茶過來，呂連正和喬治叔談的起勁。他便放下茶盤，站在一旁聽。

『你想去年還不是一羣土匪，他們嘯聚在山頂，多么渾蛋；現在居然乘了這個機會把縣城佔了去；孫乃生是什麼人？人家說。他很慷慨，年盡勢逼的時候，什麼人去，借麼頭五元錢，他總肯的，要是他有錢，而且，也不計量還不還，其實，他的錢，根本不是從勤苦中得來，這樣，有什麼希罕。——他真真實實是個匪頭，他要是做了知事，還了得；我們一縣，便是土匪世界了；不但，我們住不下去，就是你，也難了。』

呂連像十分憤恨的說。阿翹聽了，不時的想，借錢，不要還；而且，會救濟，這是好的，孫乃生先生。不過，為什麼要通匪三次。這真不知所以。——

但阿翹還是默默的，不說，微笑着。喬治叔唯唯否否的點着頭，一壁只在拆着一封信來看。

『所以，我決定，要把我們裏路的民團叫來。打過！』呂連再接下去說：『他這樣自立爲王的，叫徐安因做了警備官，自己做了縣長，算什麼呢？我們一縣人難道都死光了；要他們來做，即使他們不是土匪。我這次去，就是要帶領了民團，給他們對壘過，逐出了他們，推一個公正的人來做；比如像戴北江先生……警備官，也是——也是——要本縣人來做……』

呂連眼前閃過了一條光明，精神立時更奮興了。喬治叔却不十分注意，只是看着信。

『阿翹，喬翰叔要回來了呢？』喬治叔把信放在一邊，緩緩的說。正在凝神聽着呂連的激昂慷慨的話的阿翹，像被襲擊似的驚了起來。

『怎麼，喬翰叔回來了？！』阿翹即刻笑了起來。『算來也有四五個月了

衝突

衝 突

！跑來，跑去，廣東，漢口，唉！……現在也應該息歇了。」阿翹旋復有些感慨。

呂連同時也笑了起來：「他回來了？就是我帶來這一封信裏說着嗎？」

「是的。……」喬治叔却別有所思似的沉默下去。

「那麼，此外，我還有一種計劃。」呂連像很有革命精神的說：「我們一鄉，黨部也要立刻組織起來。委員長頂好叫黃汝冰先生來當，一者他有點名望，二者他是高等審判廳廳長……不過，這都要待我縣城打下了再說。……」

「好的，好的。」喬治叔不覺笑了，阿翹也附和着笑。

「那麼，縣城什麼時候去打呢？——我也來幫忙。」阿翹兩隻眉毛在歛動，像已煽起了英雄的感情。

「明天下午，我返到裏路，深夜召集；黑早出來。——你如其招得人馬，便在一心亭等着好了。我會指揮的。」

『那末，縣城打進了，我有什麼官做？』阿翹格格的笑得更利害了。

『排長，排長。如其我——』呂連十分斷然的說。像什麼事都有把握了。

『但，阿翹，』喬治叔又回過微笑的臉，怔怔的說：『我想，你明天去接喬翰叔去，好不？說不定，他今天已經到了城裏了。』

阿翹立時收回他搭訕的神情，來允許了喬治叔的請求。

『那麼，你不和我們——』呂連笑着問。

『那里，說說的，招不攏人馬呀！』阿翹也笑着。

『這里，不是有民團嗎？』

『有是有的，現在可只有二管洋號了。——連槍散在那里都要待調查了。』

『喬治叔說着。』

『那麼，這二管洋號借一借，好吧？』呂連像有所獲得似的說。

第二天早晨，阿翹已經預備好了行裝，將要動身出發了。隔岸的官頭路上

送來一陣喧嘩的洋號聲，什麼人都擁擠出來看了。

阿翹站在尙書第的獅子脚下站着腳望；孩子們有的跨在獅子的頭上，有的騎在石鼓上，有的分立在拱杆闌上。

一簇簇黑壓壓的人馬，沿山下去。最前排有二個人高揭着一把青天白日旗，一把五色國旗。中間有一頂綠篷的藤轎。每個人的背上背着一枝快槍，雪亮的槍桿在朝陽中發亮。

『呵！真威武呢！』阿翹笑了一笑，也動身去了。

常照相近的地方，阿翹和那一隊民團碰到了。他想走上前去，見一見呂連先生，但學得了兵士的脾氣的民團不許他在前面，總於壓在後面跟前。他這時似乎覺得人和人都是一樣。

『要是我在這個時候呢？』他於是自問着。他似乎十分寬恕這些人向他示威，同時，他寬恕了一切人……盜，賊，兵士，將軍……

他不願追隨着，讓他們快速步前進。

四山漸漸有些春的氣息在吐霧了，雖則，黃的艸，枯的樹，還漫山漫野的宣示冬之威權。但，綠的荳田，綠的苜蓿，已在展開春之秘密了。竹林間的麻雀，也開始有流利的歌音了。石橋下的溪水，也開始有活潑的流動了。

太陽離西山還有三丈遠的時候，他已經行到縣城了。他從南門進去。全個城市像陷落在空虛裏。他行在南門附近的街市間，連一個人影都沒有看到。他先到喬崇叔家裏去。——喬崇叔的家門緊緊的鎖閉着。他叩了好幾次門，才見阿菜出來開門。

『哦！是阿翹叔喲！』阿菜驚惶中歡喜地叫着：『你今天出來喲！』

『阿菜！喬崇叔在着嗎？』阿翹和靄地問着。

『在房裏哪！阿翹叔，你倒不怕嗎？——今天說要打仗呢？』

『唔！』阿翹漫然的應了一聲，推開房門，見一屋子坐滿了人。——黑暗

衝突

籠罩着。

『怎麼樣？』阿翹笑着問。

『形勢不大好呢？』喬崇叔吃吃的說。

『現在城裏知事，聽說是孫乃生先生呢？』

『是的。本來，他做着，也好哪，偏偏有呂連這個傢伙，要給他打過。從昨夜起，四城門都戒了嚴呢！——本來，孫乃生先生已經委我做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及承審員的。……』

阿翹慢慢的坐下，四圍看一看，喬崇叔的一家人都坐在一起了。

『今天沒有打過嗎？』阿翹不在意的問。

『還沒有聽到過槍聲啦！大概還沒有……！你，你進來，看到南門有兵嗎？』

『沒有，連一個人都沒有。』

『這奇怪了。——呂連大概還沒有帶民團來吧！』

『已經來了呢？我看他們吹着洋號出來的。大大帝！大大帝！』

『那麼，這倒奇怪了。——這可還有……』喬崇叔不堪想像起似的戰慄着了。

『不，』坐在屋角的小王說了，『昨晚，據說，上面有一個急電給孫先生呢？什麼事，可不知道。』

『唉！唉！這里住不下去，這里住下去；我要搬到大堤去了。——可是，

阿翹，喬治叔他有沒說起我過。』

『沒有。』阿翹不懂喬崇叔用意『你有什麼事托他嗎？』

『不，不，』喬崇叔搖着頭。『我聽說喬芎已經做了秘書了。喬治不恨我嗎？』

阿翹立時想起了過往的一切了，在當時，阿翹也曾切齒的恨過喬崇叔，總

衝 突

以爲喬崇叔不應這樣殘害兄弟。可是，過後，他還覺得喬崇叔也不是怎麼樣的壞人。現在，他聽了這話，他覺得喬崇叔實在是個可憐的人，他以爲喬崇叔一定在懺悔他的過往的錯誤了。——可是懺悔人的心是多麼可憐呵！

『小叔做官了。這已好幾個月了，』阿翹帶着安慰的口吻說『二叔，也做官回來了。我是出來接他的。——但喬治叔並不歡喜，四叔婆也說，現在時勢太不太平了，做官也沒味兒。』

『我早已說過。』喬崇叔像放了心了『翰是一個會做事的人，苟文理真好，——現在也是尙書太公的風勢。……』

阿翹不禁心酸起來。他想，喬崇叔是可憐的。他雖則包辦官司，但上至官長，下至司法，都要孝敬；現在又懼恐二叔小叔奈何他；他做人，可說是沒有一天不在警戒中過活。二叔小叔回來的時候，也應該勸阻勸阻，不要在意。……要不然，這年紀輕輕的孩子也太可憐了。

阿翹談了一會，告辭出來。

這時街上有二個民團散布着了。阿翹一步一踱的過去，將行到縣公署外面，突然從縣公署中衝出了一大隊人馬。只打着一管青天白日旗。中間騎着頭白馬的，正是呂連先生。

阿翹於是站下來看。

一忽兒，大隊人馬分做四隊，各各向那往東西南北的城門的路上跑去。呂連先生的前面打着旗，呂連先生的後面擁着帶木壳槍的二個衛隊，從縣公署跑向南門去，旋復跑回來，向北門跑去；旋又跑回來，向東門跑去；旋又跑回來，向西門跑去……阿翹覺得快樂極了。他以為一個人應該有讓他威武一時的權利，同時自己，看着人家趁着時機在耀威揚武的時候，也應該抱着慶賀之心喜歡着的。不要厭憎，厭憎便是妒忌！

他嘴上殘留着微笑，慢慢的向那往東門去的路上走去。他行到紅牆外；看

衝 突

到牆外貼滿了紅紅綠綠的紙條。寫着大概相同的口號：

『打倒孫乃生！擁護戴北江！擁護呂連！』

接着，又是，『打倒投機分子，土豪劣紳』等字樣。他看了，覺得這是一
個新氣象，可愛的。但他又直覺地隱隱的在爲喬崇叔担着心。

他轉過了烏龜牌樓，武廟在面前了。有二個青年在檯上立着演講，他立下
來聽。

『你們要知道，革命是爲民衆謀利益的……』在檯上立着的青年這樣的大
着喉音喊。阿翹覺得這個青年真熱誠。真努力。

『所以，我們以民衆的力量，來剷治強暴。現在居然如願以償了，孫乃生
怕了我們，口裏說是奉命調府，其實，是情願退讓，逃了。所以，我們現在要
一致起來，擁護戴北江先生！擁護呂連先生！現在讓我們來喊口號：『擁護戴
北江！擁護呂連！打倒投機分子！打倒土豪劣紳！』

阿翹的耳朵幾乎被擠聾了。但他並不憎恨這喊聲。他覺得這喊聲是勇敢的，是有精神的。總之，他們都有新鮮的生命了。

阿翹還是帶着笑走出了東門。

他走進竹嶼會館，問過了賬房，知道喬翰叔還沒有到；會館中正在安排着請酒。

他租定了一間小房住下，晚飯後，他踱出到前廳來已經賓客滿廳了。他獨自一個坐在小天井的石櫓上。聽着廳裏的先生們高談。

他往裏看去，坐在下手位的，剛是呂連先生。

『今天，我們應該回敬呂先生一杯。』坐在上手位的，是一個白削臉的紳士，在阿翹的意中，算作他是戴北江先生。『慶祝呂先生奪城成功！』接着，那個白臉的紳士把酒壺接過去，瀉酒。

『沒有這種事，沒有這種事！』呂連先生謙遜着。『那里好叫先生勞苦！』

衝 突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你要受這個禮！』大眾齊聲的說着。

接着，一連五六個人，都在敬呂連先生的酒。阿翹聽了他們的話，也好像天地換了一個了。天下真個是太平了！

『現在，我們應該做的，便是趕快組織縣黨部。』阿翹聽到這個聲音很和善，像是坐在左手位一個青年說的。這個青年，似乎在武廟面前看到過。

『老汪，這個事我們都不大內行。』似乎是戴北江先生在說：『你和以前那批喬芍小夥仔有來往的，他們辦這個事情多年了。你總該曉得一點。』阿翹聽這話，立時手脚都幽縮起來。他只恐戴北江先生看到他在偷聽。他於是拿出旱烟來抽抽，寬寬心。

『我知道的。黨部裏分做四股，農工股，組織股，婦女股，商業股。』戴北江先生叫做老汪的這個青年說。

『還有青年股啦！』坐在右手位的一個久久沉默着的青年說。

『那——我記得商業股沒有的，因為有商會。』

『那麼，農工有農工協會呢！』二個青年爭執了起來。

『那麼，農工股也不要，商業股也不要，再加一股秘書股，湊足四股好了

。』戴北江先生含笑說。

『是的，先生的話對的。』呂連先生應和着。

阿翹有點莫明其妙。而且，不耐煩了。退了出來，往街路上走去。在暗淡的燈光下，還有人在演說，他只聽到『擁護……打倒……』這些個字。他祈望着的喬翰叔終於沒有來。

他總以為喬翰叔來了，什麼事情的道理，他都可以曉得了。而且，農工股，商業股，這是怎麼一會事，他簡直茫然。但，有時，他想到這是做官人的事，他不知道，也不要緊。於是他又悶悶的跑了回來，打廳後行過。他又立了下來，只聽到廳裏這麼說：

衝 突

衝突

「常務總是北江先生咯！常務總是北江先生咯。」

他不知道，常務是什麼東西；但他知道，鬼裏有「無常」，常務決不是「無常」；他因之竟自恨沒讀通書，只識幾個字。

「喬翰要來了呢？」他又聽到一個熟識的聲音。

「那麼趕緊弄好，他就沒法想了。」

「不過，我可以阻止他。」

阿翹聽去這話是呂連先生說的。他不明白喬翰叔和他們的關係怎樣。但在這些話裏，他可斷定喬翰叔是他們所恐懼的一個人。他覺得做人爲什麼要使別人家怕，喬翰叔做事，有些地方實在太方板，太骨硬；喬翰叔又太閃滑，太糊塗；二個人調和開來，剛剛正好。可是——

突然的，他聽到有叫開門。他急忙飛奔出來。喬翰叔從轎子中走出來了。

「啊！……」

阿翹在喬翰叔身邊跟了五六天，催喬翰叔歸去一次；可是喬翰叔終於沒有工夫歸去。

喬翰叔現在是忙極了。做了政治監察，做了教育局長，又做了縣黨部的組織部長。

縣黨部最初是有二個了。喬翰叔在縣裏辦黨部有年了，當然在省方有存案，所以終於得把姓汪的青年們所弄的不合黨的組織法的偽縣黨部取銷了，而且，上級黨部還要查辦這批投機分子。

這麼一來，縣裏的政治勢力又變更了。戴北江先生悄悄地匿避到省裏去，同時，謀得了鹽場知事的美缺。呂連先生也還只有到省方去鑽營。

從前被軍閥的小走狗——知事，土豪，劣紳——所壓迫的青年，流亡在外

衝 突

衝 突

面的多回來了。民衆的意志像潮水一樣的高漲走來。阿翹坐在喬翰叔的房間裏，每天總可以看到農夫們小販們走進走出。

一天晚上，阿翹踱出到黨部門外，看到一個年紀已經有六十多了的老婆婆，背上黏着一張白竹布，白竹布上寫着不少的字，說明她是如何被劣紳龔一人欺侮；呆木木的跑在黨部門外。阿翹似懂非懂的看了一通，心裏竟一陣酸了起來。

他想，像這樣的老人家，總應該誰都愛護她了。可真還有沒人心的，欺侮她。他的眼前立刻顯現了他的母親的幻影。一個鬚頭的破衣的，梭色臉的，爛足的婦人，她好幾天不會見過她的兒子了，她現在不知在怎樣想念他！他竟自吊下淚來了。

喬翰叔，像這樣的人不救救她，你們黨部還有什麼用？」阿翹頗憤憤然的跑到喬翰叔房間裏，像懷恨着誰似的說。

『怎麼一回事？』喬翰叔放下了筆，抬起他戴着近視眼鏡的白削的臉來說。
『你倒去看！』阿翹還是用強硬的口氣說：『在你們黨部門前的冤鬼，你們都沒有看到；你們還說爲我們利益呢？』

喬翰叔覺得慚愧似的笑了起來，架一架他的近視眼鏡，立了起來，向外跑去。

老婆婆還叩着頭。

喬翰無感動似的看着白竹布上的字。

『氏山夏村人氏，先夫早亡，遺有一子；名爲阿隣，素與人傭工，藉以養生；年長成人，稍事積蓄，得娶一婦；但無力致產，只得耕種租田，粗過天日；熟料有劣紳龔一人，不知何所居心，竟妄陷吾兒盜竊之罪，幽於囹圄之中。迄今尙未得釋；又復誘通吾婦，逐斥吾年老之人；而今流離失所，乞食無門；皇天后土，曾不昭臨！近聞黨部大老爺，能爲人雪冤平

衝 突

衝 突

反，氏苦命人，倘得救援，反我阿隣，則來生當圖犬馬之報也！」

喬翰叔讀了，笑了一笑返到常務室中和張一兆先生說去，阿翹跟了過來。

「那麼，也便當；叫第四區黨部着警提拿到案好了。」常務張一兆先生漫然的說。阿翹看了這個態度覺得有些不大高興。他覺得他們做事真個是辦公事一樣的辦。他們並不是爲了心裏有所感到去辦。

「張先生呵！」於是阿翹說了「我們蠻人蠻忖忖，你們在黨部裏辦事，真苦啦，像喬翰叔一樣，簡直沒有休息一些時過，可憐。但，我看看，你們辦來辦去，只是在黨部裏打旋；黨部外事情，你們並沒有去做做過。我是不曉得什麼道理的。革命倒底要革些什麼？不過，我是這樣蠻忖忖，總不會就在屋子內打旋吧！……」

阿翹說着，張一兆先生笑了，喬翰叔像有所沉思。

「是的，阿翹，你不錯！」張一兆先生回頭過去對喬翰叔說：「此後，我

們要從案頭跑到田頭去了。我想，農人們的力量不比我們薄弱，阿翹便是一個能做事的人呢！」

「或許是吧；」喬翰叔從沉思中醒過來。「但他太仁慈了。」

阿翹並不曾說什麼出去了。他於是去和那個婦人閒談着了。

張一兆先生立時把公文起艸完成，着了九個警士，去捉龔一人了。

夜晚的時候，老婦人去了。却來了一個滿身泥漿的農夫。

「先生！先生！」那農夫在門外衰弱的叫着。喬翰叔和張一兆先生走了出去。

「怎麼一回事？」

農夫悲哀地把他的事情的經過訴述了一遍，知道他是農會的會員，為幫同去捕龔一人，竟被龔一人召集土棍把他拖入在水田裏，而且，重重的打了他一頓。

阿翹接着也跟了出來。

『那麼，我給你去拿去。』阿翹立刻義形於色的說，張一兆先生微笑着。

『明天，我總設法把他拿到。請你現在好好的歸去吧！』

『但，你吃過夜晚吧？』阿翹接了上去說。

『沒有。』

『那麼，先生，你要給他吃飯呀！』阿翹命令式的請求着張一兆先生說。

這時，突然在不遠的路上，有一種擾攘聲了。阿翹跑了出去，見到五個民團，壓着一個穿長袍的人進來。那個穿長袍的人，像落葉也似的戰慄着，黃蠟色的臉，在淡淡的燈光下，看去益形灰敗。

在辦公廳上面，那個穿長袍的和民團們都停下了。張一兆先生走了過來，問。

『你是不是龔一人？』

『是的，是的。』龔一人非常謙和，顫動着兩唇。『先生，請我來，不知有什麼貴事？』

『據阿隣的母親說，你曾經做錯了事。』張一兆先生，把過去的事大略說了一遍。

『先生，這是沒有的。』龔一人謙和地想要辯護了。

『龔一人，你要小心！沒有的，不用說！』張一兆先生似乎有些憤憤然，爭着吆喝！龔一人更利害的斛悚起來，兩眼直瞪，開着口，說不出一句話來。

阿翹立時又被感動了。他不忍見龔一人這副神情，他又想起了他的喬崇叔；他料想龔一人也有女兒妻子，或許，還有像他自己一樣的一個年老的母親。他這時很想上去代為龔一人求情，但他轉想到上午老婦人一種可憐的神情，和關在監裏的老婦人的兒子，他又不敢有所主張了。他心裏的衝突，使他不能遣散。他覺得每個人都是可憐的，都應該寬恕！爲了母親的面上，爲了子

衝 突

女的面上！他只好踱回到喬翰叔的房間裏去了。

他在房間裏似乎聽到張一兆先生這麼的說：

『現在你暫且羈押在獄裏，我們在搜集證據，站在原告的地位，代爲那老太婆向縣政府起訴。日後聽判。現在也不來難爲你。』

他於是往外看，張一兆先生在名片上寫字。接着龔一人由警士帶出去了。

阿翹知道他是這麼一回事，從此一個可憐的靈魂也跳入在一個不可測的黑暗的運命裏了。

喬翰叔從辦公廳返到室內。阿翹便迎上前去。

『二叔，喬崇叔地方，你千萬不要下毒手呢！』

喬翰叔摸不着頭腦似的呆着，隨後，也笑了起來了。

『祇要他以後不敢再做壞事了，那就算了。』阿翹十分擔心的辯白。『你們說打倒土豪劣紳，大概總是打倒有土豪劣紳行動的人吧，那麼現在改過了：

『是的，阿翹，你是對的。』喬翰叔接着說。『現在各鄉都要組織農民協會，我想，我們一鄉，你可以去做一下子。怎麼樣組織，我們這裡會派人來指導的。明天，農工部長回來了，我給你介紹，他會指導你的。』

阿翹聽了這話，茫茫然，像得不到什麼把握；但三天後的一早晨，他負了一種使命到鄉間去了。

二月後，局勢又變更了。

阿翹還是一個阿翹從大堤跑了出來，因為他的喬翰叔竟好沒清頭被捕到監牢裏去了。事情，說是一批劣紳土豪在清黨辦事處控告。阿翹於是想到喬翰叔的被捕，覺得完全是自己害了他的。因為他在當時是十分勸阻喬翰叔不要傷害一個人，而且，總以為劣紳土豪也能改過，未必常常要做壞事。

衝 突

『你們要知道，他們在過去的時日中是如何得到優裕的地位呵！』那一個月前一個學生的宣傳的話，這時，他記了起來了。『因之造成了他們的一個階級的利益。——不正當的利益。現在，你們要從被壓迫的地位出來，他們是已經失却了平日剝削着的利益了；已經對你們要不過去了；而你們還空喊着打倒土豪劣紳，他們會不反動嗎？』

阿翹覺得這話的價值現在是證實了。

『所以，你們不去打倒土豪劣紳；土豪劣紳便會來打倒你們。姑息，就是養癰，大患跟在後面了。——什麼事都是這樣！』

『是啲！大患是在後面了！大患是在後面了！』阿翹這時覺得奮興起來；然而奮興中的悲哀使他幾乎不能走路了。

他到了城裏，喬崇叔已經搬往上海去了，他無從去打探消息。喬治叔又是病得利害，不能和他一道出來；要不然，在城裏他總有幾個人認識。四叔婆，

太可憐了！做兒子的只會磨折她。不會做到二個月的官，現在竟又遭難了。喬崇叔說：『翰，這個官節大啦！尙書以後，要算他了。』可是現在倒底得到些什麼，這不能不使人懷疑了。

他記起了離城二里的市集上，有一家同鄉開着的衣莊，他便走去問一問，倒底喬翰叔是爲了什麼事，現在關在哪里。

『什麼事，還不是爲了赤化嗎？』那個同鄉這麼的冷冷然的回答着。

『赤化！』阿翹重復記起了往事了。他不知道這『赤化』二字的意義，但他總以爲像喬翰叔這麼公平正直的人，不應再像從前一般被誣陷被緝捕了，因爲，他知道現在革命治世不同於軍閥了。

『然而——然而現在他還關在監裏？』

『不，早已解到××去了？』

『解到××去了！』阿翹眼前一陣黑暗，這不會有什麼意外吧！四叔婆怕

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有這一着吧！喬治叔病臥在床上，病的苦痛也使他够受了，現在又要加上這個……唉！這蒼蒼的天！

阿翹即刻的動身，往×渡趁夜航船去。他的身外的一切已經完全忘却。他似乎連自己有沒有活在這世上也茫然了。但他總覺有一種焦灼。這焦灼把他的靈魂燒去，把他的肉體也燒去了。他睡在航船裏簡直闔不攏眼去。他儘昏昏沉沉的朦朦朧朧的睡着；有時櫓聲歌聲使他警醒過來，知道他自己還存在着，同時他又從自己想到了他人。第一個攢上他的腦子裏來的，便是喬翰叔！

『倒底不知怎麼樣了？』他焦灼得更清醒了，他起來到艙外小便。月光多麼好啊！清清明明的在中天蕩漾，青天沒有纖雲。粼粼的水波捧着鏡中的月影，迴環地蕩漾，有迷人的吸力；船夫們嗚嗚的歌唱了，阿翹卻毫無感得。

第二天清晨，他到××埠；他先往喬翰叔的好友方仁家裏去。

『阿翹，你來了？』方仁先生驚惶的說着：『正好呢！要不然，我也着人

來了。』

阿翹心頭通過一種不可測的陰影。他以為喬翰叔有什麼事了？他全身戰慄着了。

『怎麼？……喬翰叔……？』

『不，不，他平安地在監裏，大概不要緊吧！可是——可是喬芍卻很危險呢！』

阿翹像五雷擊頂也似的暈了過去。

『怎麼？怎麼？』他全身支持不住地倒了下去，坐在椅上了。

『從上海，有一個朋友寫信來，說他在上海被捕了。』

『是喲，他已經有一個半月不曾來信了。——他怎麼會在上海了？』

『他是從漢口回來的。——還不是嗎？他一月前從廣東轉往漢口去了，現在他從漢口來的，便是他被捕的惟一理由了。』

衝 突

衝 突

但，阿翹不懂，這是怎麼一會事。

『是怎麼辦呢？』阿翹急得沒法的問。

『叫他哥老出來，往上海去設設法看呀！』

『可是——他病得利害呀！先生，你可代他哥老去走一趟嗎？』

方仁先生沉默一回兒，允許了這個請求。

『但請你去打點些錢來怎麼樣？——畢竟總是……』方仁先生有所想到似的說。

『那麼，讓我去望一望喬翰叔。』

『不要去望了，而且，也未必給你見面。』

『那麼，他不是永遠沒有親一點的人見到了嗎？……』

『但是，這有什麼法想呢？——這里辦理起來，大概總文明一點了。叫伯母們放心了吧！』

阿翹不待方仁先生話說完，拔脚就走。——無目的的走。四叔婆，喬治叔，喬翰嬪，喬芍嬪，芭，蓀，蕙，……一個個都在他眼前了。他不敢回想過去，他更不敢預料將來！他只是無意識的機械的走着。

跳上了上午早班輪船。他在嫉恨着這輪船實在行的太慢了。——然在萬分焦灼中，他又茫茫然到了距城有二里路的市集上。

他走進了衣莊店。

『怎麼，你又回來了。——有什麼事嗎？』那個衣莊店的同鄉說。

『芍……叔……又被捕去了！他是從漢口回來的……』

『別的，沒有意外了嗎？』

『我不知道了。』

『但是，昨天報上是這樣登着呢。』那個同鄉便拿出申報，指示給他看：

『××日於××地方槍決自漢口東來之反動分子五十人，計列姓名於后……黃

衝 突

衝 突

喬芍……」

『是嗎？是嗎？……天！』阿翹的氣息全個向肚子裏沉澱下去，接着，他的身子也抽縮着了。他倒在椅上……『那麼，四叔婆是白苦了一世了……啊！小叔！……』

……

全室死一樣沉默。

『那麼，我歸去！我歸去！連夜的！我去拿一點錢來，明天我再出來去收屍去！』他一壁哭着，一壁立了起來。『全是假的。方仁先生不錯，他不對我說出。我也只好不對四叔婆說出了。……』

他如夢的走出了店堂，眼淚終止不住像斷珠一樣的滾下來。他的步調踉踉跄跄，他的心頭碎裂！

突然的在他的面前放下了一把轎子。轎中跳出了一個人來。襟前掛着招兵委員的布執照一個。一手把阿翹的前胸拉住。

『你是不是黃阿翹。』

『是的。』阿翹淚眼模糊的答。他一再諦看，知是汪全金。『怎麼一回事？』
『請你到營部裏去一趟。』

阿翹這時反而更有勇氣了。他覺得無論如何汪全金總沒有私自逮捕他的權利。營部總也不會怎麼他。因為他根本沒有什麼罪。——但他却萬分焦急着，就是他今天無論如何要趕回了家。

到了營部的阿翹，汪全金說他是大堤村共產黨的首領。便於懲辦土匪後懲辦着了。

阿翹一句話都不要說，腦中卻閃過了幾句話，這說話的聲音，同時，也好像在耳中盪漾着。

衝 突

衝 突

『所以，你們不去打倒土豪劣紳，土豪劣紳便會來打倒你們。姑息，就是養癰，大患跟在後面了。——什麼事都是這樣！』

一九二八，四，五作畢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破 屋

角六洋大價實

發
行
者

新學會社
上海交通路

出
版
者

生
路
社

著
者

王
任
叔

1928, 6, 初版

愛 戀 的 久 永

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戀愛小說。陳望紳君說：我本很喜歡讀戀愛小說，可是現在却使我厭了，因為一般總逃不出那三角四角以至多角的舊套。惟有這部小說，使我讀了，却得了重生的意義。

胡行之著

實價五角

革命文學論文集

此書詳述革命文學的重要及如何的建設。由現代各著名作家如成仿吾、郁達夫、魯迅、蔣光慈、麥克昂、李初梨、郭沫若諸君的論文所編集。研究革命文學者，當先觀為快。

實價八角

黨 治 問 題

這書是討論黨治與國民會議及一黨專政等等問題。凡黨員及一般民衆，均不可不讀。

實價六角

